

上海婦女

第三卷 第三期



中華民國廿八年六月十日出版

公共租界警務處登記證C字一四三號

上海婦女

第三卷 第三期

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十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人 蔣逸霄

出版者 愛多亞路浦東大廈五二二號 上海婦女社

電話三九四〇九

總經理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電話九二二一三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如蒙長期訂閱請開明地址及應付款項直接投寄本社經售處
概不代定
本社辦公時間每日下午二時至六時星期日停止

定價		訂購辦法		定價		連郵費	
零售	冊數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國外	零售	冊數	連郵費
預定半年	十二	一元	一元七角	二元四角	預定全年	二十四	三元二角
郵票代價十足通用以一分與半分者為限							

每月十日廿五日出版每卷十二冊
全年二十四冊零售每冊國幣一角

上海婦女投稿簡章

(文字華而不實，或涉及政治黨派者，恕不登載)

- 一、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
- 二、稿尾必須註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發表時署名聽便)。
- 三、編輯人對於來稿有刪改之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四、稿子請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五、來稿請逕上寄海公共租界愛多亞路浦東大廈五二二號上海婦女社收。
- 六、來稿發表後以現金奉酬，每千字一元至五元。稿件除五千字以上之長篇者外，概不退還。



鼓 箭

上海義生橡膠廠出品

堅固牌

各式男女童鞋

跑鞋 網球鞋

美觀耐穿

定閱本刊

39409

請撥電話

當即派人送上

人和醫院

送贈優待券

電話七三八六八

環境優美適宜

時間：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六時。星期一停診

電話：三十九號
七七四三五號

▲白帶一症為害匪淺月經不調婦女患者什九一般食慾不振消化不良
 腰背酸痛四肢無力
 特以斯病之普遍致一般婦女每多忽視不知長此不治直接足以損害個人
 之健康簡接影響民族之盛衰
 ▲醫師張善夫積十餘年之經驗始新發明專治白帶特效藥名曰（帶獨
 靈）功能力撲滅尿中之微生物陰道炎之白帶皆能藥到病除凡急性或亞急性白帶
 性濁淋性白帶或童女陰道炎之白帶皆能藥到病除凡急性或亞急性白帶
 補血補神性白帶者不論久暫一服即可見效一盒斷根者不在少數身體價振食慾
 每盒一元五角
 房及中國國貨公司新藥部銷數最大為予不信馬路華洋大藥房南京路華英大藥
 發行所
 福樂化學製藥社二馬路陶朱里十四號
 電話九一九六七號
 詳細說明書備索

新新公司

法國西利綢

每尺一元三角四分

兔子 每打 十二元半

部
童雨衣
件 套
三元五角

特三
關樓
連環
贈券
商場

▲未中獎券 當鈔票用▼

加贈連環代價券

中統麻紗襪 二雙一元一角
美的香髮油 每瓶五角

短統麻紗襪 三雙一
元
愛妃花露水 每瓶二
角

什色綢領帶	每件三角五分
拉縐棉毛衫	每件六角五分

雙輪牌牙刷 每支一角五分
女童學生裝 每套八角五分



二十八年六月十日出版

禁烟問題

赫萊

(二)

教師節特輯

女教師座談會

逸霄紀錄

(四)

在重慶職業女中

季子

(七)

「六六」述感

碧遙

(一〇)

對女教師的一點希望

姜平

(一二)

時事座談

(一)寸步難移的遠東侵略者的泥脚(二)是外蒙進攻日「滿」軍嗎?(三)英蘇談判的稽延

張鋼

(一四)

特寫 蘇北婦女的新姿態

白梅

(一六)

皖南女兵的集體學習
婦女節制會會員大會

黎立
美子

(一八)
(三一)

在生活線上鬥爭的上海女工 大東烟廠宣佈停工

女工

(一九)

綸昌事件的經過

羅明

(二〇)

從××綢廠歸來

潔瑛

(二〇)

文藝園地

新舊時代(長篇創作)
我們要好好活下去

關露

(二二)

阿鳳小傳

(連環圖畫故事)

麗華作畫·逸霄撰文

(二五)

信箱

究竟誰是豬羅?

公館趙秀蘭
大姐

(二六)

中日青年在暴風雨中

寶琛譯

(二八)

書評影評

介紹蘇聯新片農夫曲

明

(三〇)

評愛國者

(黃珍女士近作)

蕾子

(三二)

編後語

編者

(三一)

封面插圖(上海工部局女中運動會表演英國民間舞)



禁烟問題

赫萊

誰都知道，鴉片是一種麻醉藥品，有限制地施用，譬如受傷士兵醫治時的用作麻醉，可能減輕許多痛苦，是醫藥界不肯捨棄的有用藥品。然而倘使超過了限度，或者並不是醫藥而祇成了日常與膏劑，久之反而戕身致死，這就違反了醫藥的原意。至於明明知道，而偏又藉着武力運輸到別的國度裏去，企圖戕害別國民衆，無論如何說，都是人道的惡賊。

我們的先哲林徐先生，在百年前，以地方長官的資格，毅然不畏強暴，拒絕這一遺害民族生命的毒品流入，不惜瀝血抵抗。到這六月三日，又是值得紀念的一日了。不過，在這裏，我們得認清事實，不要給投機僥倖者藉此煽動，轉移我們正確的目標，致忽略了最大的對手，無論如何，是上當不得的。

中國誠然有過「鴉片戰爭」，而且不幸而因此喪失地，割地賠款。但祇要粗粗一想，現在的失地，比起「鴉片戰爭」時的比例是怎樣？對方的凶殘，比起「鴉片戰爭」時的比例是怎樣？忽略了當前的最大的侵略者，反而去「抄冷飯」式地去仿效漢奸行爲，來欺騙，愚蒙我民衆，把反伊仇伊的思想

，轉而反英，那麼第一中了伊的毒計，有意無意地走到漢奸末路，最最不可。第二，就是托派的面目，有機會總想煽動一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其實就是分散我們力量，減少我們集中意志的鬼計。當此「六三」紀念日到來的時候，也許會有人起來發一通議論，鼓吹無知淺見者來反對英國，實際就無異做托派的應聲蟲，和迎合伊們綸昌紗廠工潮以及某煙廠工潮之類的一吹一唱的煽動反英運動。而忘記了，或者正是他們所深知道，所畏懼而不願意提起的，英國的站在民主陣線之中，到今天，或將來，還使他們頭痛的一個國度。而兩年來英國給予我們的正義援助，以及物質捐贈，在在都給他們痛苦，也就不愧是我們現在真正的友邦。

至於對於鴉片本身的毒害，我們並不就無條件地歡迎。以前有過林公的犧牲，以後每年都雷厲風行的禁種禁運禁售禁吸，通通表示我們的覺悟，自然無可諱言。的確有些窮鄉僻壤，在偷種偷運，更有些強有力者，在恃強把持或包庇，以及侵略者公然的把大批煙土，海洛英之流，利用其財營私之輩，不斷滾滾流入，妨害我們政府的烟禁計畫的完成。針對着這，我們蔣總裁屢次不斷的頒發手令，把禁

烟問題列爲最重要的工作。上月九日，並電令各省軍政當局，及早準備禁種禁吸，以期於限定民國二十九年年底禁絕的計畫得以完成。又在本月禁烟紀念日，蔣總裁發表的訓詞中，再三申明：「從本年一起，無論任何地方，斷不容有一苗一葉一花一苞發現，否則一經查出，不問種的底的，都一律按法槍決，斷不姑息。」的沈痛堅決的訓話，就可見禁烟的決心，是怎樣的毅然不拔地在貫徹執行。同時內政部報告禁政大要，也可窺知大概，據云全國種烟省區，除雲南毗連緬越等十四縣局，少數烟畝，暫准展至二十八年禁絕，其餘早已依限或提前禁絕。至於各省市領照烟民分期戒絕的實施辦法是：「所有四十五歲以內的烟民，統限於二十七年前一律戒絕，四十五歲以上者，分限於二十八九年兩年戒絕。」照這具體辦法實施，就是一個證明。我國烟禁指日可期的成功。更依據多次的外國調查禁烟人士來華的結果，也證實中國是在禁戒方面確切進行，而從蔣總裁訓詞以及內政部的報告，尤其足以表示就在抗戰期間，政府還沒有忽略這方面的工作。如果我們國民是覺悟自愛，一定像蔣總裁所說的：「每一個人人都把禁烟認爲自己應盡的責任，一方從家庭親族之間，不許有人沾染，已沾染的務必強迫戒除，一方對於鄰里烟眷，也要互相規勸，互相責勉，養成一種風氣，不論貧富，都以沾染烟毒爲奇恥大辱。」從每一個人徹底做起，這是挽救全民族生存的基本工作。否則到了期限，不但犯法，而且國內既已禁種，以高價買外來毒品，也不是一般社會經濟力所能做得到的，所以聰明的自好人士唯一的方

法，就是趕緊起來擁護並切實執行政府的禁烟計劃，纔不愧先烈的犧牲，和今後立足於建設自新的國度之內。

反觀一下各淪陷區情形是怎樣呢？上海西區一帶的煙賭猖獗，甚至影響租界治安，祇要稍為打開報紙一看，幾乎觸目都是。即如六月一日上海報紙，所載徐州通訊，內容就有這樣的一段：

毒化政策積極推進 徐屬地區，凡淪陷於日軍手者，煙賭娼三大害，即隨之俱來，以致一般意志薄弱之青年，多中其奸計。徐州現為徐屬各縣毒品推銷之總匯，祇該地全市售吸所，達三百餘所，尤以大同，中正，二街為最多，種類以海洛英為大宗，各縣赴徐販運食糧原料之奸商，同時多購毒品運入內地，偽組織人員，十之六七，染有毒品嗜好，銷耗之數，難以枚舉。至在徐之日軍官兵，則祇准販賣，不准吸食，如違即予槍斃。於此可見其毒化中國，與吸取中國金融之詭計矣。

看了上面的記載，勝過千萬言的論文。讀者可從此推知一切淪陷區的情形，照這種樣子順利地做下去，我民族不死於兵燹轟炸，水火盜賊之中，慢性的自殺，亡國滅種的毒計，是終竟逃不了的。為什麼「日軍官兵，則祇准販賣不准吸食」，侵略的慘毒，世界上沒有比這更惡辣的了。

總之，我們現在紀念這一日的意義，是全民族覺悟起來，自動堅決禁種禁吸。不要在毒氣薰天的區域裏，讓煙霧迷漫蒙失了視力，跟着別人瞎鬧反英運動，把自己眼前殺身之恨倒置之腦後。至少，英國早已同意國聯和各方面的禁烟運動，而且上海公共租界和香港的情形，比起淪陷區是不是有天壤之別呢？醒來吧！不要被鬼蒙混了。



婦女節制會會員大會速寫

美子

五月廿一日的響午，陽光是剛強地抓着我的頭，臉，身上。

我很興奮的在人羣鼎沸的行人道上踱着，去參加中華婦女節制會的盛禮，忘記了車輛的囂煩，十字街頭的紅綠燈，櫺窗裏的美麗的陳設，仕女們的綺麗的服裝，不知不覺轉了幾個彎兒，發現幾顆梧桐樹的蔭影，這才把我提醒，已經到了同孚路斜橋弄了。

當我推進門時，一些聲音也沒有，我懷疑走錯了門牌，可是一位笑容可掬的密司把我領到了會場。主席太太正在致開會辭，我很窘，似乎怕許多資備的眼光使我臉紅，其實她們全都沒有轉過頭來，我的胆子大了些，偷偷地找尋坐位，用眼光一掃，漆黑的人頭，五百多不同階級的婦女已坐得滿滿的了。我只得虛心地，謹慎地似被責罰地，站在牆角裏。其實要不是我忘記開會時間的話，本不應該來得這樣遲！

主席在掌聲中坐下，來賓許廣平先生在接着的掌聲中上了台。

這位許女士可以說在每個婦女的腦筋裏印下了深切的認識。她穿了黑色的旗袍，顯出壯嚴和慈祥，她一開口就使人發笑，她說：「節制並不是節育。不錯，節制不是生理的問題而是救國的問題，是節制煙，酒，賭來救濟難胞和做其他為國效力的事情。」

事情。

以後的節目很多，給獎，唱歌，跳舞，趣劇，掌聲好像浪濤般，一波未靜一波又起，要不是地方大，真會把耳朵振聾，五百多婦女連成一只手，一個嘴，同時笑，同時拍掌，那末自然，那末調協！忽然空氣充滿了沉鬱。

原來最後的節目是話劇，描寫一個鄉下姑娘結婚以後，他的丈夫去外國留學，待學成回國，因愛上了有學問又摩登的密司而遺棄了她和她的二個孩子。爲了孩子的前途，她不惜犧牲了所有的錢到上海來謀生，同時找尋她的丈夫。由荐頭行的推荐，在一家公館裏做傭人，（少奶奶在家，少爺出門去了。）想不到小孩子又生了病，在千鈞一髮的當兒，冤家碰到對頭，那個少爺回來了，才知那位美麗的少奶奶就是她丈夫的新妻子。正在這時，孩子無救死了，她在悲慘莫名中，把唯一的大孩子留給丈夫，自己飛奔了出外，不幸一輛汽車開來，她軋死了。……演到這結果，五百多婦女的情緒，都受到感動！眼睛，落下淚來的也有，暗泣的也有，吞聲的也有。

帶着沉重的心，各自星散了，腦海中浮着「婦女的痛苦只有自己的努力才能解放，同時要解放婦女先得努力民族解放工作」兩句話。

女教師座談會

逸霄紀錄

教育是最高尚最神聖的職業，也是最清苦最繁艱的職業；尤其自抗戰軍興以後，我教育界同人，一方面忍受着環境的壓迫與摧殘，一方面遭遇到減薪或甚至停職的苦痛。因此，我們在六月二號，在一年一度的教師節尚未來臨的前四天，特地召集了一次女教師座談會。出席的有家庭教師，小學教員，難民收容所的教員，教會女中學的教員，以及普通女子中學的國文史地等教員。聚處一堂，大家很坦白率直地談着：各人的經歷，戰後的生活，教學的感想，以及自身的進修等等。這裏有教員們對於自身苦痛的呼籲，對於洋場中商業化的學校當局的不滿意與憤慨，也有從豐富的經驗中凝集成的寶貴的意見，更有從實地教學中得來的獨特卓越的建議。這兩小時的座談，雖則出席的人並不算多，但出於意外的竟得到了如此豐盛的收穫！假如能從這裏面，給有志改革新中國教育事業的教育家一點參考資料；使祇知謀個人私利而不知為學生謀幸福的學校當局有一點警惕，而以至於醒悟；讓社會上對於負有重大職責的教師們的生活能够明白並認識得更多更清楚一點；那末，也就算不虛我們這次座談會的舉行了。

參加者：亞能（難民收容所教員）

瀕谷（難民收容所教員）

三石（私立女中國文教員）

季雨（教會女中職員）

逸清（家庭教師）

白石（小學教員）

主席：季雨 紀錄：逸霄

主席：我們今天召集這個座談會是很有意義的；因為教師負有教育國民的責任，特別是在這戰爭的時期，處身在「孤島」上，一方面要抗拒外來的壓力，一方面要指導學生們應當怎

樣來應付這動盪的大時代。今天談話的方式，為便利起見，我想分為四項來說：（1）戰後的生活；（2）自身的進修（3）對於教學的感想。自由發言，怕有人不肯多說，失却了平均發言的機會；還是照着坐位依次說下去吧。請三石第一個發言。

一 戰後生活

三石：「八一三」戰事爆發以後，學校幾乎有不能開學，而陷於長期停頓的趨勢。我的家庭雖在上海，食與住不會發生問題，但我那時候也感到經濟恐慌，出來連車錢都沒有，幸而

到陽曆十月，學校當局在法租界找到了適當的房屋，總算在烽火瀾天之中開學了。薪水打了一個八折，以前七毛五分錢一點鐘，現在只有六毛錢一點鐘了。每月收入，不夠我個人的花費。因此從前每一個月總得提出十塊錢來孝敬我的母親，現在祇好不給她了，這是我心裏最感到不安的一件事情。電影，有時有名貴的片子開映，除非別人請我去看，很少我自己花了錢去看過。書籍，每月購買的數目，也比以前減少得多，朋友有的，我總是借來看一下；朋友沒有，而那本書又是非看不可的，那末祇好花錢去買來。

瀕谷：

戰前我是在救火會設立的小學裏擔任教職，那時的生活，可以說十分舒適。家裏，不但需要我貼補，甚至我自己不夠用的時候，還得問他們要幾塊來用。戰事發生，學校被炮火轟燬，於是我就失業家居。那時我所交接的朋友，大半都是沒有國家觀念，而祇知個人享樂的婦女。她們鎮天拉着我又麻雀，看電影，……把大好的精神光陰銷磨於那無謂的閑游賭博之中。有時自己冷靜下來一想，心裏感覺得非常不安，默思長此下去，不但自己要銷沉墮落，而且也對不起國家民族，因此就出來四處奔走，託人代我尋覓一個有助於抗戰的職務。後來由向風先生的介紹，便進上海婦女慰勞分會去工作。報酬是沒有的，自己還得貼車錢。天天忙着縫衣服，做鞋子，到醫院裏去慰勞傷兵，情緒非常

地興奮。到國軍西撤，慰勞分會結束以後，又進難民收容所教書。起初也是沒有薪水的，後來才每個月有一點點津貼。因為我的家在上海，所以生活還不成問題。但最近我父親母親計畫要回到常州去。他們走了以後，我的生活却是一個極大的問題，每月極少的收入，決難維持我個人的生計。一般失却靈魂的朋友們，也會勸誘過我，捨棄那報酬微薄的職務，而去做那每月有三四十元的狄方的工作。但我始終沒有肯答允；因為我認識得很清楚，決不能為着貪圖目前的小利，而背昧了一個國民應有的良心！

逸清：當「八一三」全面抗戰發動的時期，正是我剛從進德女中畢業的一年。在學生時代，我本來就担任着學校創辦的民衆補校的教職。那裏面有成年失學的婦女，也有流浪街頭的兒童。做這種教育落後民衆的工作，本來是很有意思義的。在戰爭時，我們更把戰爭的常識，以及對於抗戰應有的認識，講給他們聽；有時還推動他們做一點募捐慰勞等有助於抗戰的工作。最近半年，除了在一個文化機關裏擔任職務以外，還教兩個家館。教的都是小學程度的兒童。一家的父母是智識階級的，對於孩子的教育，很知道注意；因此那孩子很能聽從教師的訓導，而學業也有相當的進步。另一家的父母却不知教育為何物，對於孩子只有一味的溺愛；因此在教導上，感到相當的困難。

亞能：我受的教育是很少的，連小學都未畢業。戰前本來在一個糖廠裏做包糖的工作，收入極微薄。我一面做工，一面又在中華第二補校每天晚上補習兩點鐘功課。那時的生活勉強可以過得去。到戰事發生後，專為傷兵縫衣服，後來由人介紹到收容所裏去担任管理的職務，並教難民婦女們識字。起初是只供膳食與住宿，而沒有報酬的。後來才每一個月有幾塊錢津貼。我的生活，素來很節儉，很簡單，所以戰前與戰後，沒有十分苦樂的相差，總是在極低限度的物質條件下生活着。

白石：前後當過十四年小學教員，自己也曾創辦過十年學校。戰事發生後，參加婦運促進會，及文化界救亡協會等團體的工作。募捐銀錢物品，或赴醫院慰勞傷兵，工作很忙碌，但精神很愉快；因為自己覺得，也能在這國家民族危急的時代，盡了一點國民應盡的職責。此後又曾當過家庭教師，因為那學生的父母都染有嗜好，對於孩子的學業，馬馬虎虎，從不知加以過問，而那孩子也就敷衍了事，不肯好好用心讀書。學生的學業毫無進步，教的人不特毫無興趣，而且良心上也感到不安。因此，教了四個月就辭去了。那時我正住在福履理路，那兒的住戶，大半屬於中等階級，我便在附近各里弄向家庭婦女，推動救亡工作，收到了相當良好的效果。

季雨：我的教師生活，可以說一年不如一年，廿一歲開始當教員，那時是在重慶的一個女子中

學裏，每小時的報酬兩元五角。每月有很豐富的收入，因此個人的生活也就過得很優裕而舒適。到上海以後，在一個私立中學裏上課，每小時的報酬連一塊錢都不到。「八一三」以後，在X女中任課，更是苦到極點。每星期担任十八點鐘功課，薪水是一共三十塊大洋，平均每小時的報酬是大洋五角，真是連待遇較厚的小學教員都不如。而事實上，我的住處，離學校很遠，每天往來車費，至少需三角；又因我到了學校裏，家裏兩個孩子，沒有人照管，不得不多用一個女僕。如此細加計算，我簡直就等於沒有賺這一筆錢。物質上雖是如此刻苦，但精神上，我感覺得很滿足，很快樂；因為我每一想到前線作戰的士兵，每月祇有一元五角的零銀，他們為國家盡着偉大的職責，報酬如此菲薄，那末我們每月能得三十六元的進款，豈不還是過奢的享受嗎？還有，我們在社會上服務，目的不單在解決生活問題；常這樣想，所以心裏永遠是泰然而快樂的。

二 自己的進修

三石：我非常愛好讀書，但沒有充分的時間讓我讀，這是我感覺到苦痛的一件事。我的讀書時間大半是在洋車上。精神充足時，看硬性的讀物；精神萎靡時，就看軟性的讀物。此外，我還參加一個讀書會，由於參加的份子不努力，所以不感到濃厚的趣味。我希望：各女校的國文教師，能夠聯合起來，組織一個

中學國文教學研究會，大家來研究，中學國文的教材，以及教授的方法……究竟怎樣才合理而能使學生得到更多的益處。我想這是極有意義的一件事。

潮谷：工作之外，看書的時間很少。收容所裏的同人有進修班，每週二次，講些哲學政治等問題，每次我都參加。

亞能：由於自己程度太淺，有許多書，如譯報週刊，論持久戰等，不能完全看懂。又沒有人跟我互相研討，或者給我指導。因此，拿了一本書一看有許多不懂的地方，就不願意再下去。收容所裏雖設立進修班，但因為事情太忙，不能常參加。我不愛看小說，愛看理論的書籍。

逸清：常看關於婦女問題的書籍。日報每天至少看一種。譯報週刊及其他有價值的定期刊物，我也常買來看。每星期參加婦女生活座談會，大家研討有關婦女的各問題，從這裏面，我得了很多的智識。

白石：譯報是我每天閱讀的報紙。從國內外新聞以至於副刊大家談，我每天都得細細看一遍。此外，像譯報週刊，上海婦女，以及其他新出版的有價值的書籍，如西行漫記等，我也常買來看。

季雨：白天上午上課，下午大多參加各種集會，只有晚上，忙裏抽閑看一點書。我所看的書，可以分爲三方面，第一是看教科書的參考材料，費在這上面的時間約佔三分之一。第二

是看自己愛看的書籍。我最愛看與戰爭有關的讀物，如夏伯陽，戰爭與和平等，我都看過不祇是一遍。第三是爲寫作或繙譯而看參考的報章與雜誌。日報，每天至少看一種，早上匆忙間只看大字的標題，到晚上，從社評到副刊，甚至登載的廣告，我都一字不放過的看。

三 教學的感想

三石：我的感想太多，選重要的說，有下面的幾點：
(1) 對學校不滿意，辦學的人思想太陳腐，一切措置，不能適應現在的時代。
(2) 國文課本所取的材料，與學生的生活距離太遠。
(3) 雖則我教的是女學校，但女教師毫無地位，男教職員每以藐視的眼光對我們。
(4) 學生求學，一部分祇會用功讀死書，一部分糊裏糊塗，還有一部分是也不用功讀書，又不能說她們是糊塗，只是隨隨便便，以讀書爲消遣。這樣的學生，將來對社會國家，究竟有什麼用呢？
(5) 辦學校的人對於國事漠不關心，當然對學生，也就不需要她們留心國事了。
潮谷：兒童天真可愛，常接近他們，心裏永遠是愉快的。

亞能：男女教員太不接近，因此常有許多隔膜。男教員每視女教員的能力不及他們，而常常表現出一種輕蔑的態度。這幾點，是我最深的感想。

白石：從「八一三」以後，上海各小學實施戰時教

育的，可以說沒有。這是極大的遺憾。我希望，各校能聯合商議，此後應如何實施戰時教育，這對於抗戰建國的前途是極重要的一件事。

季雨：我的感想，可分爲三點來說：
(1) 對於教書很有興趣，有些學生，確是非常可愛。記得有一次考地理，我要她們指出中國所有的鐵路，有一個學生，把滇滇鐵路，與從西安到迪化的新造成的鐵路也指了出來。這是課本上所沒有的，足見那學生很能留心到活的智識，而不死讀着書本。
(2) 有許多教師，不知道把教材與現實配合起來。我認爲，不論那一門教科的教材都可與現實配合。譬如，教理科，在現在可以講點燒夷彈的製造與成分，以及毒瓦斯的種類及性質等。

(3) 我任教的學校，房屋太窄，光線空氣都不充足。這在上海地方，雖則是無可如何的事。但我認爲，與其辦這樣遺誤青年的學校，不如乾脆不辦。我親眼看着一個學生，剛進來時，身體很健康，精神也飽滿，幾個月後，臉色變得很蒼白，一天到晚精神萎靡不振，上課時老是打瞌睡。你們沒有看見，她所處那課堂，下面是水門汀，上面是低壓的沒有裱糊的天花板，窗外擺着兩隻垃圾桶，污濁的味兒，一陣陣襲來鼻中。一個人長久處在那環境中，怎麼能不損害健康呢？



在重慶職業女中

季子

——自己唸的是經濟學，担任的是齋務主任兼生理衛生教員。

給黑暗的教育界服務，只是做了殺害青年的學閥的幫兇。

(一) 一個美麗的幻夢

一九三三年的正月，爲着要實現自己到歐洲去唸書的理想，我告別了古老的北平，匆匆踏上遼遼的歸途。

到漢口的第二天早晨，接獲由北平友人轉來的電報，這是我的姐姐由重慶打給我的。電報上大致是說：無論怎樣要我在二月十號前趕回去，如果旅費不夠，到了宜昌可以找什麼友人設法。當時，我暗暗地想：姐姐一定是替我把出國留學的一切都預備好了，不久的將來，我憧憬了多年的另一個嶄新的美麗的世界，便要實實在在地在我面前展開來了。想着想着，我簡直快樂得像是癡狂一樣，我忘記了旅途的疲倦，忘記了幾天前在北平西車站握緊着我的手不肯放的一切熱情的朋友們，甚至榆關那邊的燒紅了半邊天的侵略的野火和窒息的血腥味兒，也給我忘記乾淨了。我整個的心靈沉湎在這遊的極喜中。

這一天，在打聽輪船，到珞珈山去拜訪朋友，逛黃鶴樓和鸚鵡洲的忙碌中度過。夜間九點多鐘，我才慌里慌張地跑上那直航重慶的高懸着紅藍條條兒交叉着的旗子的輪船。

「綏定」輪在重慶太平門碼頭拋錨的時候，我的姐姐笑嘻嘻地拉住我的手同我說：

——妹妹，你到我們家里去住，行李搬到女職校存在我的房間里去，因為我們住的地方太窄，沒有堆東西的空地方，反正家里離學校不遠，要用什麼隨時都可以去拿的。

我知道姐姐當時在××女子職業學校里做秘書。我不加思索地同意了。後來我把行李一件件地交給那穿上灰布長衫，戴著瓜皮帽兒的姐姐叫他做「老楊」的老頭子，便坐上已經雇好的轎子，同她一道回通遠門外出發。

這時候，正是廢曆新年，姐姐和她的丈夫整天忙著那四川人特別講究的，過份繁複的應酬——請春酒，尤其是我的姐姐，在料理家室，侍奉老母，看管孩子和籌備學校開學的極端繁重的工作之下，同我講話的時間是非常之少的。我住在她們那兒已經整整兩天了，她總不曾提起關於我的出國的事情，有時候，理想在我胸中燃燒，我很想直截了當地問她：「我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動身到×國去呢？」但是，瞧見她那爲了弟妹們的成長和教育，已經老得可怕的面龐，却又不忍心逼着她馬上給我解答這一個困難重重的問題，結果只好把自己要說的話緊緊壓在舌根底下。

一天晚上，我已睡上床了，突然，姐姐拿着一個約莫八九寸長的四寸多寬的紅封套進屋來，坐在我的床沿上，低聲說道：

——妹妹，這是女職校請你教書的聘書，我給你打電報，就是爲了這件事情。因為我深怕你感到失望，所以這麼多天，不敢對你說什麼。現在，學校快要開學了，我實在不能再瞞着你了。我雖然明明知道這是給你一個很痛心的刺激，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徐向前他們到了川北以後，家鄉的情形完全和以前兩樣了，父親分給你的一點田，租不出去，賣也賣不掉，青年的莊稼漢子，都跑光了，都跑到徐向前那邊去當兵去了，此刻還有誰肯看用土，肯做莊稼呢？你暫時忍耐一點兒，在這兒住一年吧，積幾個錢再說，反正你還很年輕，過一兩年再去升學，還不算遲，……」

好像一個晴天霹靂把我從甜蜜的好夢中驚醒，絕望的悲哀和一種莫名的恐怖在我的胸中湧湧，飛進，我差點兒哭了出來。

我用顫抖着的手，從紅封套中拖出一張疊的「聘約」來，仔細瞧了瞧。

我的天，我怎麼能做什麼齋務主任兼生理衛生教員呢！我在大學里不是唸經濟學的麼？

——職務和功課都不是適宜於你去担任的，姐姐皺着眉頭。——但是，實在找不着比較相宜的位置，所以只好將就將就。唔，我替你奔走這個位置，不知道費了多少力氣，得罪了多少人啊！

……妹妹，不要緊的，担任下去吧，往後要是你覺

得有什麼困難，我可以幫你的忙的，反正我們都在一個學校裡頭做事。

接着她又告訴我學校的情形，和齋務主任應該做些什麼事情，最後她把嘴巴湊近我的耳邊輕輕地說：「你千萬不要對誰說你打算到X國去啊。」

我無可奈何地接受了她的善意。兩天之後，我便「走馬上任」了。

(二)小娃娃，你的年紀有幾何？

我的學校是這兒數一數二的女子職業學校，規模相當宏大，裏邊附設着專供學生實習的工廠，商店，和農場（在郊外）。四百多個學生裏頭，有四十多歲的寡婦，有瞎了一只眼睛的中年女人，跛脚的少女，也有挑水夫，轎夫跟洗衣婦人的女兒（大半是學費和食宿費全免的）。論年齡，她們中間許多人要比我大，講做人的經驗，許多人都要比我豐富，因此，我在這兒時刻很苦惱地感覺得自己太渺小，很不配做她們的導師。至於學生們呢，似乎也沒有把我當做一個導師看待。我簡直可以說，她們和我的關係，也跟我的姐姐同我的關係差不多，比方說吧，她們禮拜天或者放假日到外面去回來，往往要給我幾顆炒蠶豆，或者碗豆把什麼的，我病了，她們總要來替我刮痧呀，擦生薑呀，倒藥芝藥水呀……我每次從街上回到學校的時候，她們不是在走廊上攔住我嘻皮笑臉的問這問那，便是蹣跚腳尖站在我臥室外面的窗前：「黃先生今天打扮得漂亮哩，皮鞋擦得透亮，頭髮梳得光光的。」——但是，有時候，他們也故意給我許多難堪：在早晨和晚上的自修時間內，我去點名的時候，她們還每有人假裝沒有聽見我，喊到地的名字，她總是怪聲怪氣地回答：「喊啥子」，或者「聽見啦」。晚上搖過了熄燈鈴以後，她們躲在盥洗室裏洗衣服，聽

見我的腳步聲，她們就說：「黃先生，我馬上就洗好了，再過半秒鐘就洗好了。」要不然就說：「褲子穿髒了，可以不洗留在房內過年麼？」遇着這一類子的事情，我每每把一口悶氣硬嚥下肚子去，默默地回到自己的臥室裏。

開學的第二個星期裏，有一天，我拿着生理衛生教本到農科教室去上課，剛一踏進教室，抬頭就瞥見一幅使人笑哭不得的圖畫：黑板上站着一個年紀很輕的姑娘，瘦長的臉兒上，堆着天真的微笑，短短的頭髮是從當中分開梳的，鼻樑上架着黑邊的眼鏡，身上穿的粗布旗袍，又長又大，大得和她身體很不相稱，腳上的破爛的鴨嘴皮鞋，一隻的鞋後跟高，另一隻的鞋後跟低，因此她顯得好像是一個跛了一隻腳似的。畫像的旁邊還有兩行端正的字兒：「小娃娃，告訴我，你的年紀有幾何？」

我敢怒而不敢言地拿起粉刷子來，把黑板上的我刷掉，隨隨便便講了一個鐘頭的書，下了課堂，便跑到姐姐家裏去，盡情地發洩我多少天來積壓在我心下的一切怨鬱，忿恨，和剛才學生給我的難堪。

姐姐很冷靜地，微笑着說道：

——你真是孩子脾氣，這也值得生氣？學生開你的玩笑，為什麼你當時不罵她們呢？唔，你什麼都好，只是年紀太輕了，態度不很嚴肅，不會管學生。

停了一下，她回憶地說：

——噢，你知道，學生為什麼叫你做「小娃娃」的？就是因為你愛拿衣袖揩鼻涕呀！妹妹，這種習慣不大好，往後記着不要在面前再這樣做吧。她哈哈大笑，我也笑了。

(三)「把生活嚴肅起來吧！」

細雨斜風的晚上。校長室的女僕唐嫂，到我的臥室來說是校長有話同我講，要我立刻到她那兒去。

這兒的校長，是我姐姐的同學，態度很謙和，對我也很客氣。在人衆面前，她叫我做「黃先生」，暗地裏却是叫「妹妹」。當我去到她的臥室的時，她照例是首先說幾句恭維我的話，隨後才正正經經地說到其他的事情。

——妹妹，在這兩個多星期內，我隨時感覺得有許多話要同你談，——校長很高興地說着。

——但是因為你是初次出來作事情，怕你爲難，所以不好開口。今天，我實在再也忍不住不說了，所以才請你到這兒來的。首先，關於寄宿生的規則，希望你在下星期一的紀念週上宣佈，其次，在學生早晚的自修時間內，也望你多多負責任，你頂好不要坐在自己房內看書，時刻去監視她們，不讓她們跑出跑進。再其次是，這幾天的浴室和廁所，實在不像樣子，門角落裏丟着許多雜紙和褲子之類的東西。這些地方，你應該隨時留心，叫老媽子打掃乾淨。白天你時刻到廚房去走走，叫廚子把菜洗乾淨一點。昨天中午我在黃荳芽裏發現一根頭髮呀。此外，我覺得你愛同學生們談天，這也是要不得的，話說多了，她們不怕你，辦事情的時候，反而增加許多困難。妹妹，把生活嚴肅起來吧，不要輕易地笑，不要隨便和人講話，無論怎樣，教職員總是教職員，學生總是學生。

從校長室出來，我好像喝了一杯苦酒，心裏說不出地不好受。我徘徊在那修長走廊上，仰望着烏雲密佈的夜空，傾聽着從碼頭上傳來的輪船汽笛的尖叫，一陣陣莫名的感傷，好像蟲豸似的啃嚼着我的心。

為什麼一個人不可以「輕易地笑」，不可以

「隨便和人講話」呢？當時我怎樣也不明白。

(四)遇到一個兇悍的家長

黃花崗紀念的前一天，一個工科三年級的寄宿生，叫楊秀英的突然失蹤了。凡是她的親戚朋友處都去打聽過，但結果並沒有打探着關於她的任何消息。後來，學校只好把這件事情發生的經過，寫信通知她的家庭（她的家離重慶有一百多里路）。在她失蹤的第三天，我接到她一封從本城寄出的信。

「黃先生：

我這次的不能而行，希望你能原諒我！

三個鐘頭以後，我就要離開這烏煙瘴氣的魔窟——重慶了！不用就心，我一定能平安地到達目的地的。

你的鐵流在××同學處。

你的學生秀英上」

我把這封給姐姐看，她立刻斷定她是到徐向前那邊去了。

我相信姐姐的猜測不會錯。的確，這位學生的思想是很進步的，她向我借過許多書去看，平時也常常到我的房內來談天，但是，她從來也沒有對我提起她要離開這兒的事情。

一星期後，楊秀英的母親跑來，說是要見學校的負責人。那時候校長不在這兒，不知誰慫恿我去接見她。

我到會客室去，很簡單地向着那滿臉痘痕的矮胖的中年女人，解釋了關於她的女兒失蹤。不等我說完，她便站起來，貼起猙獰的圓眼睛直盯住我，指手畫腳地說道：

「你們不曉得她到那兒去，你們是幹什麼的呢？我拿錢請你們管束她，難道可以不負責任嗎？」

現在我什麼都不說，只是要你們馬上把我的女兒交出來，快點兒把她交出來，明天早晨我就要動身回到鄉下去。

我低聲地安慰了她幾句，但是她，好像瘋人似的一邊哭，一邊罵，雙手提著褲腰，兩只像刀式的腳在地上亂踢，亂踏，後來竟跳起來用梳着鬚子的頭直朝我胸上跟壁頭上一陣亂撞，一陣亂撞。我給她撞倒，木頭人似的蹲在冰冷的鋪石地上，背緊靠住牆動也不動。這場風波是怎樣完結的，我不大記得清楚了。此刻，我只記得當時我給那不講道理的兇悍婦人的野蠻舉動駭呆了，好多天不能吃飯，睡覺和作事情。後來迷信的劉嫂（替我收拾房間的女僕）偷偷地上老君廟去請那兒的長老和尚畫了一張什麼「定心符」，拿回來燒在開水裏給我吃了。

(五)奉命搜查違禁品

五月一日的早晨，不知誰扔了幾十張「五一勞動節告民衆書」在閱報室裏，給校長發覺了。她頓把我時喊到閱報室去，板着嚴肅的面孔，生氣地指着桌上的一大堆油印品說：

「你看，這是什麼東西！黃先生，要是給外面知道的話，我們學校只有關門，只有關門，還有什麼可說的！這一定是寄宿學生幹的鬼把戲，除掉她們，這麼早，外面有誰進來呢？……我早就告訴過你，你應該時刻留心寄宿生的進出，和一切越軌的行動，但是，我覺得你……」

我默默地把手上的「告民衆書」收拾在字紙簍裏，逼着聽差立刻拿到廚房去。

最後，校長告訴我：早飯後，動員全校的女僕幫忙我實行搜查所有的學生宿舍，看還有不有其他的違禁品。

一會兒，我帶着十多個老媽子浩浩蕩蕩地向學生宿舍出發。樓上樓下的一共三十多個房間，二百多只床，和數不清的箱子，網籃跟抽屜，通通都查看過了，但是，什麼也沒有發現。

我拖着酸痛的腿，跑去把搜查的結果告訴校長的時候，她懷疑地望着我：

「真真沒有查着什麼？我却不相信在她們的狗窩裏，一點兒東西也尋不着呢。再去看看浴室和廁所吧。……」

在廁所的一個角落裏，擺着一隻專門裝月經草紙的有蓋兒的大木桶。我掀開木桶的蓋子，兩個小小的用麻繩和防水紙包紮好的包裹立刻投入我的眼簾。其中的一個包裹裏面是油印的沒有書面的小冊子「五一勞動的歷史及其意義」，另一個裏邊則是幾本辯證法唯物論之類的書。我珍惜地仍舊把牠包紮好，放在木桶裏，懷着一顆沉重的心兒，輕輕地離開了臭薰薰的廁所。

之後，校長對我表示很不信任。她隨時逼着我，去搜查走讀學生的書包和衣袋，甚至在學生身邊發現一本田漢的《蘇州夜話》之類的東西，也要把學生喊攔來仔細審問一遍，有時還記她的大過呢。這，使我感到極端的不愉快。

我發誓不再給黑暗教育服務，不再做殺害有為青年的學閥的「幫兇」。我決心馬上離開學校，離開四川，流浪到遠方去。

一個榴火耀眼的爽朗的黎明，我忍痛地別了我親愛的姐姐，別了我一切溫情的朋友們，和包藏在煙霧中的重慶，悄悄地踏上崎嶇的旅途。



「六六」述感

碧遙

(一)不是可輕蔑的職業

我正式以教書來糊口的時候，距今已長遠了；至若以教書作為小姐式生活的裝飾，更在很遠的從前。當我不得不選定教書為生活基礎的時候，那時身體很瘦弱，一位好友淒然地對我說：「我是準定犧牲了，反正不是我開先，也不會自我絕後，我準會有足慰寂寞的同伴，然而不願意就是你；願你當心白天的粉筆灰和晚上的精力！」第二年夏天，她沒有等我作伴，結核菌催她去了；遺下一大包的國文卷子，叫我給她辦理善後。這時一位姊姊從遠方來，和我住了兩天，她用文學家固有的誇大口氣，憤然地對我說：「與其當教員還不如當娼，這會葬死人的！」起初的一個期間，這兩人的話彷彿上帝的啟示（別方面沒有見過上帝），老是很有力地，在腦子裏縈迴。

日子過得多了，恐怖漸漸地消散，不知幾時，身體竟然發胖了。

不用說這並不是要證明粉筆生涯自有滋補的功

效。自己沒有墮入瘦死的深淵，乃是付了代價。乃是壓抑成了中國「苦力」般的有忍受性；乃是折扣成了「起碼人」般的沒進取心。

遍觀目前中國社會，誰是有雄心的人物，誰便不會選擇教育職業。男的事可作要人們的祕書，隨員；女的事可作書記，新太太。像貝勒特總統和李維諾夫外長般的，下野後甘心願執教鞭，這種作風在中國，那怕是出於一個縣官或科長，都是太好的鳳毛麟角的。

的確，僅僅配得上煙紙雜貨小本生意的學店，教書匠無論在精神上，物質上，都是半張破網。青年對於教師，不及他對於文憑的百分之十的敬愛；教師的儀表風采，不及說評書的十分之一的瀟灑豪華。他們大多數隨時隨地，表現着寒酸，瑟縮，拘謹，平庸；除卻一部分人對弱小學生示威的時候，稍為有點神氣。

看來教書生活決不可為：即使最盡了良心，也只合得「不飢不飽，無過無功」的評註；無怪有為者不為。

然而危難的中國，是否竟毋需乎教育？青年人得不到多的物質遺產，是否竟連少許的精神遺產也應拋掉？稍有思慮的人們，我想是毋需解釋。

在現在的教育制度，生活狀況，社會環境之下，固然不能有神聖的教育，理想的教育，然而至少勝過海灘上種花，辛苦栽培之後，多少總有些收穫。縱不能使人人走上正常的道路，總能使一部分人把握住做「人」的方針，做「中國人」的方針，這種教育便不能算完全沒用。某些人每年為子弟付了幾十元學費，數年後子弟不能找到職業還本，便大聲疾呼「教育破產！」殊不知日日殖民地化的社會，那種事業不是虧本？那種事業不瀕於破產的絕境？而時至今日，能夠喚醒全國上下，抵死作戰，這種原動力，我們不能否認一部分是從教育得來。試看數十年來的解放工作，那一回不是青年學子當先？於是我們可以有一番認識：教育決不是國家社會的贅瘤，決不是值不得有為的人去工作。固然這兒沒有甚麼榮華，固然這兒充滿了艱辛；我們只要以任重受辱的「苦力」自喻，以不慕榮利的「起碼

人」自居，便可怡然自慰。在這貧血的殖民地國家，腳踏實地的起碼工作無人過問，人人只貪圖肥缺優差，貪圖風頭愜意，天也會叫我們滅亡！是故粉筆生活，決不是可輕蔑的職業。

(二)沒有可恐怖的学生

中學以上，常常是先生怕學生。早幾年滬上盛傳某大學教員，出了「何謂不可抗力」的試題，一個不及格學生，強迫他加分數，揚一揚手中的白朗寧，告訴他這便是「不可抗力」。遇着這種「非凡」的情形，就叫項羽張飛來當先生，也會恐縮三分，而寧願效韓信的爬過跨下。

硬說學生必不可怕，毋乃吹牛之談。那個吃煙火的教員，能夠「非凡」？不過學生在校，敢於爲非作歹，橫強霸道，必是有他的來歷。來歷叫他胡作胡爲，必是黑暗勢力。教員在校，寧可受最大的犧牲，而必設法不使這種勢力攪入或滋長。

然而校外的勢力，不必盡屬黑暗。而學生參加黑暗勢力，以利橫行的人，在今日以前，並不多見；今日以後，也將少有。因爲青年的心地，多動大致純潔。

可是一般的情形，教師每每恐懼校外；恐懼學生參加校外的任何活動，恐懼學生閱讀校外（實際便是誅本以外）的任何書籍雜誌。這種心理的出發

，似乎是有兩方面：學生參加校外活動，思想比較進步，能力比較充實，管理比較困難；同時校外的朋友往來，集思即廣益，在課程以內的東西，也許超出教科書本，每每要向教員發難。是以封鎖學生於教科書內，是避免恐怖的安全法門。

嘗聞大宛產馬，古稱「天馬」。天馬行空，自有奔放不羈之勢。這種馬並不害羣，也非無人問津，哥薩克人騎上牠，安穩地馳驅於東西蘇聯的大廣野中。哥薩克騎兵的名聞世界，「天馬」與有力焉。若天下之馬，盡如姑蘇小驢，則天下的騎師，皆可和吾儕一樣笨拙。我們固不願學生參加校外的黑暗勢力，養成噬人的虎獅；卻應歡迎奔放的天馬，使爲推進學校的活力。學生參加校外光明的活動，有成爲天馬的可能；惟如此則騎師不可固陋拙劣，或馮虎從事。

是則可恐怖者在於本身的技術程度，而不應是學生的奔放活潑。

(三)最怕不定心或太定形

報載大學教授流落而拉黃包車，不知是否有心哄動社會的視聽？至若小學教師當娘姨，則我親眼見過，而且喝過她所倒的茶。一位以前相當有些名氣的女性，在某中學擔任三班國文，往返急步當車，每月底得到一打「袁頭」的報酬。這種狀況之下

，自無從要求她安心。她便趨向嚮導，伴舞等職業，也不足怪。不過如首段所說的，自己輕蔑教書工作，寧作拿破崙的隨員，或強顏歡笑的新太太。未免太怪。這兩種人雖同爲從教員生活改行，但前一種出於生活的壓迫，生活條件稍爲改善，便可安心教書下去；後一種出於內心的動搖，無論生活條件可否過去，總想飛來飛去，另選高枝。這於她自己，非常焦心；而於教育效能，也連帶地倒運。

可是安心教書，不是牢守飯碗之謂；更不是故步自封，一成不變，成一固體的形態之謂。「戶樞不蠹，流水不腐」；自己須常保存新鮮而清潔，日進而不衰，跟着時代，隨時進化。常見年老教師，一切的思想言行，儼如陳舊的錐刻；絲毫不可改正。這種固體的骨董，作爲流動活潑的青年的領導，自是祇有不調和的悲劇的結局。不是青年的精力，被阻橫溢；便是教師的寶座，隨流傾圮。

孔子周遊七十二國，知天下之必不我用，始歸來教授五千子弟。這回教書，是最後的決心，全心全力從事，故弟子中有如許的成就，是故最好的教師，以閱歷較富，六根較淨，知其所止者爲上。知其所止，一心不移；然後虛其體態，以接受新的事態。

內心游移不定，形態凝固不移，勉強操執教鞭，誤人且足誤己！



對女教師的一點希望

姜 平

中國婦女從事職業的範圍，假如拿上海一地來說，好像是頗廣的，但是從全國來看，其實是很狹隘的，從事教育的婦女占全部職業婦女的十分之九，造成這現象的原因不外：

A 中國的各種事業不發達。

B 中國婦女所受的教育不適宜涉獵其他各界。

C 社會人士尚有偏見，以為婦女只適宜從事教育，這種觀念在另一方面說起來就等於拒絕婦女入其他各界。

中國的有學校教育到現在約四十年，婦女的隨身教育界也差不多有這許多年，照理婦女在教育界上該有些建樹才是，但是真少得很，直到現在，一班女教師在人的印象中，是不很好的。

造成這種現象，自然不該專從女教師本身來找原因，中國的社會使中國的教育在許多地方表現得不合理，有人在以教育為做官的進身之階，有人在以辦教育為牟利。

女教師是從這種教育培養出來的，她所投身的教育界，却又是這同樣的教育界，再加上婦女承受

傳統而來的許多習性，許多弱點，自然不會給人以好印象了。

現在撇開外來影響不說，單拿女教師從傳統承受的本身弱點說一說：

A 保守 婦女一向是受壓迫最深的，假如她們一旦覺悟，她們將成為最激進的分子，這在中外革命史上有不少的例子，但是大部婦女因為她們受壓迫太深，反抗心因壓迫而泯沒，所以大部分婦女又往往是保守的，從事教育的婦女自然也是如此，她們對新的潮流，新的思想，往往不能接受，常取一種否定的態度。

B 不求進取 這與A點是有關係的，因為保守，她們拒絕新的東西，對於新的，她們就不需要知道，她們就不需要進取，這不但是對於國家大事是如此。就是對於有關她們業務本身的事也是如此。有許多女教師，出了學校做了十年八年的教員，她們所用的教材，還是十年八年前在學校裏學的那一點點。

C 用不正當方法保持地位 因為不求進取，自

然有受淘汰的危險，於是結黨營私以排斥異己，以修道院式的管理學生為號召，以阻撓新方法實施為穩重，以裝束博取男同事或學校當局之歡心，以分數買好學生，間接買好學生家長。

說到上海目前的女教師，照理說在現在政府權力不能直接管轄上海教育的時候，教育界人士更該潔身自好，領導青年為國効力，但是一般的現象又何如，壓迫未見，總理遺像黨國旗先卸去，取銷紀念週，鈐制學生正當愛國活動，可以說處處代「人」設想得週到，早把自己該處的地位忘懷了。我們可以相信教育界在政府權力在上海恢復之前，將看到更多的墮落現象，女教師將有更進一步的腐敗，退化，也是可以斷言的。現在是急需來一次清毒運動了。

A 政府應該有法令，規定淪陷區域的每個教員對抗戰應該有所効力，並該有積極的表現，做不到這一點的教員，在抗戰勝利後，將加以懲戒或免職的處分。一方面對於有實際愛國行動表現的教師加以褒揚。雖然這樣一來，有許多人也許會裝模作樣

，希圖獲得褒揚，但造成這樣一個風氣後，對許多對一切不問不聞的教師，總該有些影響的。

B 社會輿論對教師問題，該常有所列論，雖然輿論在中國離上正軌尚遠，但是在目前輿論界比教育界來得敏感，這是大家公認的。

C 認識進步的學生家長與學生對於落後教師該負起推動的責任來。

D 一班認識清楚的女教師，不該抱獨善其身的態度，應該領導落後同事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同時教師自身該用集體的力量設立各種活動，從俱樂部等形式直到讀書會的形式，從業務進修問題，到國際大事的商討。使一班女教師，能按自己的興趣參加。

上面所說的是用外來的力量使女教師改變她們的生活態度，思考方法。這些外來的方法，也許一點效用都沒有，假如一班女教師本身沒有澈底覺悟的話，在這裏我想起本刊去年為紀念教師節請邵林先生寫的一篇文章的內容來。他當中有一段說：

作者以為中華民國廿七年的教師節，凡是中國的女教師，都應該切實問一問下面三個問題：

(一)我這樣做教師，是否已經盡了有助於抗戰的責任；還是為着生活而賺幾文薪水，所以只要做一天尼姑，敲一天木魚？

(二)我每天除了教學生以外，是否還做幾件有助於婦女解放，民族解放的工作？還是只不過盲從「讀書救國」的荒謬主張，把

一切責任，都推到別人身上去？

(三)我對於做教師，是否感覺到有趣味？倘若有興味，那末興味所在點是什麼？是為着學生能夠參加民族解放，了解民族解放而感到興味嗎？是為着薪水的優裕而感到興味嗎？是為着同事的羅曼史而感到興味嗎？是為着獲得男校長青睞，把自己當做花瓶而感到興味嗎？……倘若沒有興味，那末查清楚為什麼沒有興味？是為着環境惡劣，不能開展為民族解放而奮鬥的工作嗎？是為着薪水太少吃不飽穿不暖嗎？是為着地位不像闊太太紅花瓶嗎？……（見本刊一卷四期）

作者覺得邵林先生這一段話。就在今年還是適用，並且更切迫了，因為上海在今年比去年的環境壞，今年教育界有些地方顯得比去年更墮落，我是希望一班女教師能深切的再把邵林先生的話回味一下。

自然我們對女教師提出了要求，希望她們這樣那樣，我們是不該忽略了她們生活的困苦，尤其在上海，並不是在商界才存在着乘火打劫的朋友，在教育界乘火打劫的人，也不下於商界，并且手段還比商界朋友巧妙。在這樣的情形下，許多女教師受剝削，可以說到無微不至的地步。但是我們現在要說的，是惡劣的環境，是不該作為自己怠惰腐敗的藉口。假如一個人能與環境奮鬥，惡劣的環境有改變的可能，不能與環境奮鬥，就是再優越的環境，也沒有用。同時要改變惡劣的環境，也不是腐化墮

落能做到的，大到爭取民族解放，小到爭取自身待遇的改善，不奮鬥都是得不到的，更進一步說，假如民族得不到解放，自身的待遇是無法改善的，就是改善也是一時的。

所以我們是贊成教師對本身待遇改良的爭取，同時也希望那班乘火打劫的朋友，做事不要太違背教育兩個字。同時我們希望一班女教師從爭取待遇改良一點，進一步的求澈底的解放。要爭澈底的解放，就該擁護這次抗戰，為抗戰効力，做教師的假如能做到下列幾點，就是對抗戰効力了。

A 把教材活用，灌輸學生愛國觀念，這一點在上海目前更重要，因為有許多書籍在目前不能公開用。

B 領導學生從事各種愛國活動，如提倡土布，從事節約等。

C 課餘與同事學生從事社會工作，如開辦民衆學校，婦女識字班，勸導人民注重衛生等。以接近民衆，領導民衆。

D 自己不斷自修，不斷研討，能參加健全的集體研究是更好，這一點很重要，假如這一點做不到，對A，B，C，三項工作是沒有能力推進的。

不要忘了自己的地位，因為自己是中國少數受到高等教育婦女當中的一個，不要忘了自己的責任，自己是為人師的，不但是要為青年的表率，並且要為社會的，這是我在今年教師節對女教師們，也是我的同業們的希望！

時事座談

張綱

姐姐：每次開會的時候，無形中主席都是我作了，以後我們主席應該輪流作，今天在沒有討論以前，就先來推舉一個，大家的意思怎樣？

密司章：我推舉密司特楊。

阿李：好！我附議。

大眾：好，（拍手）歡迎我們的新主席！

小楊：請諸位不要這樣，弄得我難為情的時候，那我主席可不敢作了，今天我們討論幾個什麼問題，請大家提出來，好依次討論下去。

姐姐：我們每次討論，關於國內的事情都講得很少，我的意見，今天我們先從國內討論起，然後再聯繫到國外的問題上去，不知大家的意見怎樣？

主席：那麼，請你先提出幾個題目來好嗎？

密司章：我想了幾個題目，不知是否妥當，說出來請大家批評：一、寸步難移的遠東侵略者的泥腳。二、是外蒙進攻日「滿」嗎？三、英蘇談判的精延。

表妹：我覺得第三項可改為集體安全的進展，因為英蘇談判到達現在，雖不似倫敦所傳的消息那樣樂觀，但到目前則顯然是有了進步。

主席：大眾有沒有別的意見，沒有，就開始討論。

（一）寸步難移的遠東侵略者

主席：阿李！關於第一個問題，先請你將最近的中日戰事，作一個簡單的報告好不好。

阿李：關於最近的戰局，上次密司張已報告過

一點，到目前為止，日軍進攻襄樊的計劃，可說是已經完全失敗了。這次日本進攻襄樊的計劃，原是由豫南鄂北兩方面同時並進的，豫南的一路，自新野唐河被我軍收復以後，日軍已向信陽潰退。這一路戰事已漸沉寂。在鄂北它一共是分作三路的，北路沿大洪山脈向北進攻，它滿想在樊城背後打我們一記，可是自我軍收復棗陽隨縣以後，這一路日軍已完全潰退了；中路以鍾祥為出發點，沿襄河北上，但這一路不但沒有進展，連盤據了幾個月鍾祥也有一些動搖，南渡由岳口強迫渡過襄河，原打算由潛江向北迂迴，攻我們襄陽的南面，而現在這路日軍則已被我軍包圍，而且襄河南邊的岳家口，也被我軍衝進去過。由這許多事實的證明，日軍進攻襄樊，已經完全失敗，這在軍事上是具有莫大意義的。因為從這裏證明，到目前為止，日軍已很少有前進的可能，雖則這種失敗，不是日軍整個的失敗，却可看作我們軍事上轉捩的一個兆徵。

弟弟：照這幾天報紙上看起來，潛江附近還有戰事，這路日軍能不能被我殲滅呢？如果被它衝到了沙市，那麼宜昌不是很危險嗎？

姐姐：日軍衝到沙市，自然不是絕對不可能，但照目前形勢看來，這却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因為我軍在潛江北面已駐有重兵，尤其是漢宜公路一帶最夥，同時我軍在日軍後方活動甚力，日軍縱冒險前進，他的前途，也是兇多吉少的。

妹妹：前幾天有一個消息，說日軍將變更其作

戰企圖，將戰事重心由鄂北移到湘北，是不是日軍真要這樣作？如果真的這樣作，他的用意在那裏？

主席：這自不能說沒有這可能，因為日本軍人他自己也知道，要打通粵漢路，越下去將越沒有希望。因為戰爭愈持久，對日本愈不利，如壯丁來源缺乏，及國內反戰情緒日益高漲等，同時又有兩個原因，可能使他要向這方面想心思。一、日本的現金，越用越空了，最近日元的慘跌，就是因為黃金流出太多，在他心裏以為打通粵漢，可以將中國西南與東南隔斷，好進一步在中國東南各省搜刮到一部份財富，使它的金融危機不致不可挽救；二、是日本雖到處誇口佔領了中國多少多少土地，然而他國內團結，和對外關係，却因佔領的土地越多而弄得越壞，對內既有元老、重臣、財閥、統制派、少壯派、關東軍、華北軍、華南軍、華東軍、及海陸空意見的不一致，對外又有所謂英美派、德意派、商業派主張的不一樣，在他是以為只有一新的勝利——才能緩和對內對外這種危機，其實則都是他的幻想。假定他真能拚力造成一點新的勝利，對於它經濟上，政治上的痼疾，也還是無法醫治的。

表妹：照最近幾天消息，晉西情勢又趨緊張，日軍似又有渡過黃河而犯陝的企圖。日軍進攻襄樊原可作為進攻陝西的準備看，將重心由鄂北轉移湘北，也許是聲東擊西，而目的則還是襄樊，我以為日軍今後究竟的進攻粵漢還是進攻陝西，這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主席的以為怎樣？

阿李：這樣講起來，恐怕連日軍自己也不曉得。因為日軍無論進攻陝西或進攻粵漢，事實上已不能集中足夠的兵力，而從事這樣大的戰爭。最近陳誠將軍和周恩來將軍曾經明白指出。陳誠將軍對記者這樣說：中國軍隊在日軍後方的有六十師，日軍被牽制的達六十師團，佔侵華日軍的三分之一，

(華南和湘鄂還不算在內)。周恩來將軍指出的更為詳盡，他說：日軍用以「肅清」後方工作的，佔其總數百分之八十五。日軍為什麼要留這樣多的軍隊，在他的所謂佔領區裏，顯然是被我國軍隊牽制住的。所以日軍要調動大批軍隊集中一點，差不多已不可能。不過，這却並不是說，日軍從此就不進攻或不能進攻，那是錯的，因為它還可從國內增援，據一般估計，它可能再從國內調來五十萬到八十萬的陸軍，但是却非分一年不能陸續調到；真正調到了，它的國內也是不可想像的。

主席：日軍在侵華戰事上已經發生絕大困難，這差不多是全世界所公認的。因此，它在任何時候也不能忘記利用政治陰謀，最表面的乃就是汪精衛等積極活動，雖則汪精衛在中國人民眼裏絕無絲毫作用，但却是我們應該警覺的。

(二)是外蒙進攻日「滿」嗎？

妹妹：關於外蒙與偽「滿」的衝突，從上月十一日起日本方面就拚命宣傳，說外蒙軍進攻偽滿，並說日「滿」軍已打下外蒙飛機七架，而蘇聯和外蒙則始終沒有這類消息發出。事情的發生，不用說，又是日本製造的，但日本為什麼要製造這事件呢？難道是張鼓峯事件所受到的教訓不夠嗎？

主席：關於誰進攻誰的問題，這是能吃飯的人都能知道。不過在目前如有人說日本真想向外蒙挑釁，這是誰也不能相信的，他所以要時常製造出一些事件，更從而拚命宣傳，都是另有作用。弟弟：日本在現在製造這一事件，其主要作用是：在「裏面」。

姐姐：簡單一點說：是日本又有這種需要，為什麼？(一)因為日本國內矛盾。不惜對外事件，已無法緩和；(二)因為英法蘇反侵略合作，近來已有進步，爲了離間英法與蘇聯的合作，製造一回蒙

偽衝突，意思就是告訴英法，蘇聯已在利用與英法合作在向日「滿」進攻了；(三)是它最近進攻漢水遭受了慘敗，如果沒有另一事件發生，對人民無法交代；(四)爲了發動對中國新的進攻，需要財閥出錢，老百姓出命，在平日即不好開口，在華中戰事沒法進展的當兒，於是便來上這一手。日本軍閥自以爲是很巧妙的，可惜的是事情越弄越糟。

密司章：日本要想在蘇聯外蒙頭上找什麼好處，那真是聊以解嘲，歷史告訴我們，日本的挑釁只是自討沒趣，正如蘇聯外長在蘇聯最高會議上說：「日本所稱蒙古政府侵略日本之說，實屬荒謬已極，同時嚴重警告日本，『有關各國現在應已認識蘇聯政府決不容忍日本與「滿洲國」在邊界之任何挑釁，關於蒙古疆界亦然。』這已很明白告訴日本了，可是它却總是執迷不悟。」

姐姐：日本自己何嘗又不明白，只是「人急懸梁，狗急跳牆」，逼得沒有辦法的時候，明知沒有便宜可討，也不能不嘗試一下，其實日本軍閥也真夠苦悶的。

(三)集體安全的進展

妹妹：談判了許久的英蘇互助協定，現在總算是有進步了，自蘇聯外長發表其演詞以後，英法蘇外交界人士的態度與輿論界的批評，沒有不表示頌揚的，就是倫敦方面也沒有不好的印象，甚至連巴黎右派報紙，也說「三國協定爲當務之急」，可見三國反侵略已具決心，三國反侵略的共同行動，已爲大多數愛好和平人士所需要，這一和平進步，可說是這半個月來最可喜的一樁事。

阿李：不過，英蘇談判的樂觀空氣，大半却是由倫敦與巴黎方面傳出的，事實上究竟有沒有電訊所傳的那樣樂觀，却還值得加以考慮。蘇聯擁護和平的決心，是我們大家相信的，至於張伯倫達第

——尤其是張老先生，是不是完全根除了妥協傾向，這是我們不敢無保留地相信的。加上最近德義日法西斯更施用種種勾引和威嚇手段，想將英法蘇可能成立的協定撤散，如西班牙志願兵的撤退，和日本製造的蒙偽衝突，以及日本最近在中國海岸對英法郵船無故搜查，三位一體的法西斯這種軟硬間施的手段，不能說對英法沒有若干影響，由此看來，和平還存在着若干危機，這是我個人的見解。

密司章：我以爲英法蘇聯反侵略合作，到了目前程度，無論侵略者怎樣威脅利誘，歷史事實教訓了英法當局決不致再與毫無信義的毀約專家再來什麼默契與信賴，重蹈過去的覆轍，英法蘇反侵略協定的成立，在世界人民希望與督促之下，遲早是會成立的，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主席：這估價自然不能說完全不對，不過如阿李所指出的，却也是目前尚存在的危機。我們知道英蘇談判爲什麼稽延，主要的無非是張伯倫對綏靖政策還存着幻想，英法通訊機關故意喧傳這次英法建議好像是絕對平等（？）似的，並說蘇聯已在原則上接受，也很可能是先造成一個英法「仁至義盡」的空氣，好在蘇聯不肯接受的時候，將責任推在蘇聯頭上，掉轉頭來與德義妥協，要民衆沒有話好說。所以，到目前爲止，我們雖不能說：英法蘇互助協定在這次必不能成立，但却還存在着某些危機，英法蘇談判進展到現在的地步，自然是國際和平的一大進步，然而要促其實現，則還有待於全人類最大的努力。大家還有意見嗎？否則這就算作我所作的結論。

姐姐：在沒有散會以前，推舉出一個下次開會時主席，讓他在下次開會以前好有一點準備。

小楊：我提議你的妹妹。

弟弟：(高舉右手)贊成！



蘇北婦女的新姿態

白梅

蘇北的婦女工作，在過去，無論從那一方面說，總是比較落後的。可是自從抗戰的火線，展延到了內地以後，侵略者的砲火轟炸，却使她們從柔弱中剛強起來，從畏縮中勇敢起來了。如今她們正一步步地向着時代的前鋒邁進着。

在蘇北，各正規軍與各游擊隊內，差不多都有她們活躍的蹤跡。而她們自身主動的組織，過去，有蘇省婦女動員會，現在則是蘇省婦女慰勞會。這裏且把她們自抗戰以來，在各方面活躍的姿態，作一個簡略的報告：

(一) 深入民間

「八一三」戰事爆發後的三個月，蘇省保安總團部政訓處，成立了女子宣傳隊，一隊二十多個，有的是淪陷區域逃出來的女學生，有的是女看護，有的是女醫生，有的是女教師，還有從滬上歸去的婦女文化人。爲着挽救祖國的危亡，她們生活在同一的方式裏，經過一個多月的自我訓練，她們學熟了不少抗戰的歌曲，排練了中華民族的祖母，回家，淪亡以後等話劇。在訓練期間，她們差不多走遍

了淮陰附近的各鄉鎮，去向婦女們說明抗戰的意義，「他們」的暴行，以及防空防毒等戰時常識。二十七年的元旦，在淮陰開了一個抗戰游藝大會。接着便更進一步的走進了各鄉村。

從淮陰步行出發，經過魚溝，泗陽，洋河，宿遷，睢寧，房村而到徐州。整整的四百五十里路，她們連跑帶走走了七天。

每到一處，她們都和當地的區，保，甲長等接洽，召開當地的居民大會。激昂的歌聲，沉痛的講話，深刻的表演，常會使會衆們的臉上掛着兩行悲憤的熱淚。有些姑娘們也想跟她們一塊兒走，結果她們指導着當地的婦女怎樣組織婦女服務隊，爲着過境的戰士們燒飯，洗衣，並勸自己的父兄去從軍。

這一次的行程，她們糾正了人們心中「恐怕女孩不能跑路」的錯誤觀念。灰布的軍衣，穿在她們身上，給農村的人們不少新奇的感覺，這不僅是新奇的感覺，而且明白了這些女孩們爲什麼會穿着這樣的衣裳，離開了她們的家鄉。

(二) 軍民合作的橋樑

五月，正是收穫的季節，沙集莊雖然距前線不遠，但農人們總不肯放棄這一年辛苦即將收穫的田野。白天他們全散在麥田和玉蜀黍的田中，到晚上才敢回家。有時候夜裏一聽有動靜，也都扶老攜幼的向田野中逃避，甚至露宿終宵。

行軍，多半是在黑夜裏，有一次，天將黎明，她們隨着前進的部隊，到了沙集莊。家家關門上鎖，祇有一兩家留着殘廢的老頭兒在看門。起初他們堅決的不肯告訴這些村民們躲在那兒，後來經過幾位女同志的談話，才說：「諾！他們都在附近的麥田和大桑地裏。」

晨曦裏，她們換上了長袍子，分組到附近各田野裏去尋找村民。看見有些睡在麥田裏還未醒，有些垂頭苦臉地擔心着將來的遭遇。她們開始的向他們談話：「爲什不到家裏去睡覺呢！」

「聽說過兵呢！」

「兵怕什麼，他們是你們自己的兵啊！」

「從前的兵，不是會搶人家東西和拉人去推車

子嗎？」

「從前是自己和自己打的時候啊！現在我們是和X X打的啊！他們絕不會擾害你們的，我們也是自願來幫助他們打仗的哩！」

「噢！」

「你們儘管回家，一切我們可以担保，決不會搶你們的一樣東西，也不會拉你們一個人。」

村民們，半信半疑的跟着她們回了村子。弟兄們都很安靜的坐在他們的門口。

太陽出的時候，每一家都冒着吹煙爲戰士們預備晨餐。

在沙集莊住了三天，弟兄們穿了便衣，在田裏幫助他們割麥。女同志們便到每一家去作家庭訪問。臨走的時候，王奶奶要求她們把她二十二歲的兒子帶去當兵。

以後，每到一處，都叫她們先去搭橋。真的，在過去的一年中，她們着實搭過不少這樣的橋。

(三)蘇北的南丁格爾

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將軍的夫人馬邦貞女士，不但是一位賢明慧美的太太，而且是一位有思想，肯苦幹的時代婦女。她不願到上海香港去過着安逸的生活，寧願留在環境艱苦的蘇北，率領着一班熱心愛國的婦女和軍人家屬，做慰勞和救護的工作。蘇省婦女慰勞分會，便是由她領導組織而成的。

她爲着籌募慰勞救濟費，常親自到各縣去奔走，每一次新到的傷兵，她總帶着慰勞物品，親自去慰問。爲着趕製慰勞品，她也常陪着會員們忙到深夜，在淮陰被轟炸得最厲害的時候，城裏的人，

差不多全搬到鄉下去，她仍然沉毅的留在城裏，帶着婦慰會的工作同志們繼續不斷的工作。創辦蘇省婦女訓練班，婦女識字班，兒童識字班，成立各縣婦女慰勞支會。

最近，淮陰是淪陷了，但她依舊隨着軍隊，在蘇北各地工作着。雖然許多人，都勸她到安全的地方去休息休息；但她總不肯同意。真的，李夫人，在蘇北人們的心目中，誰都承認她是個中國的南丁格爾啊！

(四)婦女訓練班

爲了要更廣泛地發動婦女大眾，出來參加救國的工作，便感到幹部人材的缺乏，所以蘇省婦女慰勞會乃決定創設婦女後方勤務訓練班。

開始，恐怕投考的人不多，暫定四十名，服裝，膳宿，全由會中供給。可是想不到，報名投考的竟有百餘人之多，而且有的是從很遠的地方特地跑來報名的。因此結果增加十名，共取五十個。

她們爲着來受訓，有的把未滿週歲的孩子斷了奶，有的爲了來受訓，見棄於她的父母。有一個被她父母見棄的姑娘，在她投考志願中寫着說：「大時代的女兒，不是屬於父母的，不是屬於家庭的，她是屬於國家的，屬於社會的，屬於民族的。」

訓練的方式，是採取極嚴格的軍事訓練。

訓練的科目，有軍事常識，政治常識，國際現勢，精神講話，醫藥常識，偵探學，繩帶術，急救法及術科等。上午的課程，偏重於學科，下午則偏重於技術科。

担任的教師，多是從各方面羅致的專門人材。

因爲李夫人的肯努力，所以大家都很認真的指導與研究。每天晚上七時至九時，還有小組討論，討論題先由指導員與學員共同研究決定，然後分組發表意見並作結論。

她們睡的是地鋪，吃的是青菜饅頭，在寒風凜冽的大操場上，學習各種作戰的技術。整天在不斷的空襲下工作着。她們的生活雖很艱苦，但一個月後，每個人的體重，都上來的時候增加了。

本來決定再延長一個月的訓練時間，可是爲了淮陰漸漸吃緊，所以便把她們依照住址分配到各地去實行動員的工作了。

(五)在前線上

有很多體格健壯的婦女，她們也同樣的荷着槍和男子們到前線去担任防守或襲擊的工作。

有一次，爲了命令要她們在一日間一定要趕到某地點，淋着雷雨，她們一日帶半夜，跑了一百一十里路，休息的時候，一個隊員很有精神的立正向隊長報告：「我在路上滑跌了三交。」隊長瞧着她那渾身的泥濘，不覺爲之破顏一笑。她們在任何辛苦中，都會很愉快的渡過去。

阜甯之役，一個砲兵手的妻子，只有十九歲，她帶着兩個船夫，在日軍小汽艇的環攻中，爲着國家，保存了二百五十發的迫擊砲彈。

如今，蘇北雖然有些城池是被人佔據着，但在廣大的村野中，還是活躍許多愛國的兒女，他們時時給「他們」以威脅和不安。他們和她們都堅決地相信着，總有一天，會把這些深入內地的泥腳，全部消滅的。

皖南女兵的集體學習（特約通訊）

黎立

一百二十多個女同志整齊的坐成了幾個行列。

於是主席便宣佈，開始今天的「問答晚會」。

爲要提高每個同志的學習情緒，鍛鍊發表意見的能力，並增加集體討論的興趣，大家想到了採取這個新的討論會的方式。討論問題是包括多方面的：國際的，政治的，經濟的，婦女的。……參加討論的人，都在事前有過充分的準備。爲了這個會，幾天來牆角下，山頂上，樹林和山腰裏，老是三三兩兩的不斷的開着互助小組會。題目是事前由教員擬定的，現在就摺成了一個個的小紙團，放在一隻碗裏。桌子上還有另外兩隻同樣的碗：一隻裏面盛着排號的紙條，另一隻是號數。教員們就圍坐在桌子的四周。主席先拿出了一個紙條，朗讀出上面的題目：「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能不能產生法西斯主義？」檯下的人這時都摒住了氣，靜待着他另外一隻手去拿其餘二隻碗裏的號數。

「第X班！」

當中一行人，情緒立刻緊張起來，每個人目不轉睛的釘着在主席移動中的那隻手上。

「第X號！」

於是那被叫着號數的同志就站立起來，會場的空氣才稍微鬆弛一下。等她把對於這個問題的瞭解講完以後，主席便請她的同班同志起來補充。在日常學習和研究的時候，同班的人是經常在一起的，所以她們有發言的優先權。

「剛才X同志，忘記了從政治上來講明法西斯主義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不能產生的原由。……」站起來的人，簡單扼要的補充了第一個人的意義。「別班的人請補充。」主席又給其他的人發表

意見的機會。

「報告！報告！」許多隻手出現在前後左右，使主席一時決不定叫那一個先講。

預定每個問題只有十分鐘討論的時間。銀角一鳴，就是催促着發言人趕快結束，最後輪到檯上的評判教員說話了。他首先稱讚那幾位同志對於這問題的解答得十分完美，然後加以兩句補充和對於若干語病加以修正。在結束這個問題時，曾經對它發表過意見的幾個人中最好的一位，領到一個獎品——一小本練習簿。

「這次應該給第一位發言的同志。」說話人是徵求了其他評判員的意見的。

獎品送下台來了，台下一陣熱烈的掌聲。

第二個問題出現了一「中國的抗戰在太平洋上所处的地位如何？」一個一個問題繼續下去，「報告」，「報告」的聲音，愈來愈踴躍了。把開會時的拘泥空氣已完全打破，會場的空氣是熱烈而活潑，主席叫到第X班時，那一行的人不再卜卜的心跳了，誰不是充分準備過了的呢？——「同志們，我們學習學習再學習！是爲了自己，不是爲了教員，不是爲了回答問題。」這是她們常說的。

講話的人言語是不統一的——湖南口音，上海調，福建的，鎮江的……不管什麼話都好，聽的人一個字也不肯放過，儘量搜索自己的腦子，看有沒有什麼是她遺漏的。爲了平均發言的機會，每個人不可有二次以上的發言。在熱烈的情形之下，常有忘記了自己已經不該再起立的很自然的舉起了手，說出一聲響亮的「報告」。

「X同志你已經講過了，把機會讓給別人吧

沒有人願意把自己的意見祕密的藏起來，這樣的場合，不允許任何人取旁聽的態度。一百二十幾顆心，是爲着同樣的問題跳躍着。到了該睡的鐘點了，沒有人露出了倦容，沒有一個呵欠。

十二個問題，都討論完畢了。得獎的十二個同志中有七個是第一個被叫到號數發言的。只有一個問題是輪到第三人才給了圓滿的答案。這證明了參加討論的人，對問題瞭解和把握的透澈。

X教員在討論後說：「今天的晚會，證明了你們學習精神的熱烈，許多位向來不發言的人，也很從容的講出了自己的意見。這是最大的進步。我們要儘量克服個人學習的傾向，要努力於集體學習。你們的互助小組和各班討論會，在這方面無疑的發揮了最大的力量。」

另一位教員批評這次議會——對於「抓住中心」這一點，是很成功的。不過個別的，還偶而有補充的人，犯了重複或是越題的毛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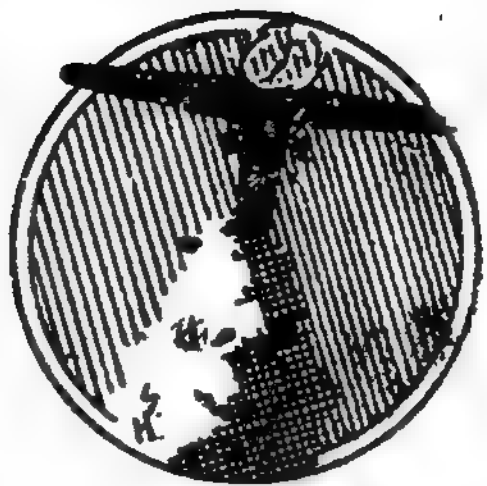
最後政治處主任提出理論與實踐的問題，「從各位發表的意見中，有些地方表示理論和實踐還不能很緊密的聯系。比如所舉的例子，還不能是實踐的經驗！」

學生們用口號表示接受教員的指示：

「理論和實踐打成一片！」「發揚我們的優點

矯正我們的缺點！」

「學習學習再學習！」「努力，努力，再努力！」



在生活綫上鬥爭的上海女工

大東女工向廠方提出三項請求完全遭拒絕

綸昌工人與俄警發生誤會竟掀起軒然巨波

一 大東烟廠宣佈停工

女工

普通一般人都以為做烟廠工作最舒服，每天做工的時間很少，休息的時間很多，其實，這只是一種表面的看法，煙廠工人的苦處之多，正不下於別的工廠裏的工人。

我就是做煙廠工作的。在廠方生意好的時候，每天要做十幾小時；工錢並不增加。但是在生意清的時候，每天只做幾小時，甚至於隔一天一做，工錢還要照比例減少。每年黃梅天氣到來的時候，廠方怕出品霉腐，要受到意外損失，於是就把大門一關，停上一兩個月。但是我們工人却不能像機器一樣，也綁起了肚皮，掛在牆上，等一兩個月以後才吃飯生活呵！

就是爲了這個原因，最近大東煙廠曾發生了一件事情。大東的廠主本來在民族資本家中是很好的，這次對於事情的處理，不能保持像從前一樣的態度，真是很出我們的意料。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我們廠內近來工作非常的少，每個工人每星期只做三天工，每天工錢只有二三角大洋，合計每月

工資，也不過三四元。同時因爲有許多工友是從虹口逃出來的，她們的父親和丈夫大多失了業，家裏的生計，只有靠一個人在煙廠裏收入的工資來維持。在現在物價高漲的生活很難的情況下，這三四元夠做什麼用呢？甚至於有一個工友，病重得幾乎路都走不動了，說話的聲音也有氣無力的，但她不得不拖着一副沉重的病體，勉強振作着精神，照常來做工。我們勸她回去休息，她說：「我老實告訴你們，我實在沒辦法，家裏只剩下兩個銅板，媽媽和妹妹都病着，吃藥又沒錢，不忍心看她們活活的死去，不拖着病體來工作，怎麼辦呢？」生活的鞭子是多麼地無情而殘酷啊！它要把人們驅策到死亡的路上，人們也只好俯首聽從它的指揮！

最近廠方藉口遷移地址，要停工一個月，我們天天生活在半飢半飽的情況中，忍受着各種痛苦，只因爲難則吃不飽，但也餓不死，畢竟還能把生命延續下去，如今驀然要停工，豈不是我們連半飽也不能求得了？爲着生存，不得不硬着頭皮，以審慎的態度，向廠方提出下面三個請求：

（一）在停工期間，發給工人生活維持費；
（二）保單不要每年換一次，入新廠後仍用舊保單；
（三）戰前老工人，給以回廠工作的機會。

我們派了四個代表向廠長請求，全體工友都坐在機旁靜候着回音。那知道廠長的答覆竟出於我們的意料之外，三條完全不答應，並且強迫工人立刻離廠。多數工人不肯離廠，要求完滿答覆，廠方就找保人及家長來把我們硬拖出去。這樣僵持到晚上九時，工人都被逼離廠了。但是我們希望賢明的廠方，不要固執己見。在新廠未造好以前，假如沒有維持費，工人是要餓死的。保單每換一次，另找一個保人，就要送禮的錢，沒有錢送禮是很難找到保人的。工人現在就是要當東西，也沒有可當的物件了，怎樣能找得着保人呢？戰前的老工人，曾爲廠方流得許多血汗，使得廠方能夠發達到建造新房子，他們不是毫無功績於廠方的。爲人道，爲正義，應當給她們回廠工作的優先權。希望賢明的廠方，公道的社會人士，能用公平的態度對我們，並來調處這件事。

二 綸昌事件的經過

羅明

綸昌紡織廠廠址在浦東，許多工人住在浦西，每天上工的時候，工人都要從黃浦江的挑板上走過去。挑板並不闊，人又多，一擠就有掉到江裏去的危險。因此，廠方老闆就派了一個英國警察姓丁的在碼頭上專門維持秩序。這姓丁的來管理以後，工人走得很整齊；後來姓丁的就托給一個俄國警察去管這件事。俄籍警察第一天來的時候，因為他所講的話工人不懂，工人講的話他也不懂，於是雙方就發生了誤會。並且起了衝突，動起手來，許多工人挨了打，俄籍警察也被工人打了。

於是，那白俄警察就去報告那姓丁的，姓丁的馬上來清查，查出是一個裝電燈的男工領頭動手打的。這位男工，平時脾氣很急躁。在十點鐘時候，寫字間有人叫他，他就很不屑的走進去，還沒等姓丁的英國人的話講完，他就將寫字間的東西完全搗毀，並且要打那姓丁的，姓丁的正要拔手槍，竟被那男工先搶了去！

他回頭就奔到機器房裏，向工人們大聲叫着說：

「我們現在都不要作工，把車關起來，我們工人憑什麼要給英帝國主義打？現在起來大家罷工！」

工人們都莫明其妙的把車關了起來，有一部份工人不知道這是鬧些什麼，就仍舊開着機器做，那男

工見他們不停工，不慢慢的同他們講，反而過去把布機和布都撕毀了。

那男工又喊着說：

「我們工人給英帝國主義打了，國民政府又不理，我們的苦處向誰訴呢？只有派代表要求××市政府替我們報仇吧！」

可憐的糊塗工友們，只靠一時感情衝動，竟派了代表向「××市政府」去報告。不久，來了大隊××警察。半勸半逼的領他們到一個禮堂裏去開大

三 從××綢廠歸來

潔瑛

一行人興沖沖的冒着雨，在泥濘的路上轉彎抹角地走到了目的地——××綢廠。先向門房聲明我們是來參觀的某團體，他就帶領着我們到賬房間，大家站着，有幾個職員進來打招呼說：「真不巧，今天大部份停工。」忽然有一個工友進來殷勤的招呼我們坐下，她就講述工友困難的情況。在這時，外邊又陸續的走進了幾個熟識的女工，於是大家圍坐着，她們向我們絮絮地訴述着近來工作時間縮短，收入減少，不夠維持生活的艱苦。她們每一個都陷在貧寒的境地裏，借的借遍了，當的當光了，實在無法再忍受下去，所以向廠方幾次洽商，但沒有什麼結果。爲了促使廠方注意起見，這兩天，大家

會，並且當場每人發一塊錢。以支持他們的罷工。這是事實的真相，外面明白知道的還很少。所以我們特地忠實地寫出來報告於社會。我個人以爲：在現在抗戰期間，我們不但要對本國的資本家協力合作，就是與同情我們抗戰的各國資本家也要同心合作。像綸昌這件事很可以派代表向廠方要求，他們不必要打人，可以和平的方法，來爭取工人合理的生活。我們要認清，我們的仇人不是英國，我們不應當被人利用了來反對英國。從這次的教訓中，我們工人應當覺悟，要更堅固的團結起來，認清友敵。揭穿他們毒辣的陰謀。盲目地聽了別人的話來反對我們的友人，就是分散抗戰的力量。

就停止了工作，並且還有十一位工友絕食，因爲長期慢慢的餓死，還不如絕食來縮短受苦的時間。我們聽了這悲慘的訴述，心裏真是難受極了。

這時有位職員先生踏進了賬房間，向我們大家招呼：「請坐，請坐，真不巧，今天大部都停工。」他劈頭第一句告訴我們。「爲什麼？」我們中的一個問。

「因爲出品沒有銷路。」

「貴廠出品，一向是銷到什麼地方去的？」又問。

「以前銷到內地各處，也有銷到國外去的，現在交通停滯，運輸十分不便，內地的銷路停塞了，

國外銷路也因歐洲時局不靖，定貨大減；所以現在的出品，只銷本埠。銷路不暢，貨物囤積，資金都成了呆貨，不得不減少工作。大家都是沒有辦法。他感慨似的說。

「爲什麼不搬到內地去呢？」一位同伴又問。「這也有很多困難的，何況我們的出產是高貴的物品，並不是必需品，戰爭時期，購用的人不會多的。」

我們一面問話，一面就向工場走去。一踏進工場，所感覺到的，當然是「聲」，可是這聲音，在我聽來，好像是嘶啞的哀號。寥寥無幾的工人，在機器邊蠕動着工作，他們注目的瞧着我們這些「適逢其時的參觀者」，不知內心發出了什麼感念。再走進另一間，景況更不同啦！頹喪的氣氛瀰漫在四週，觸目的大機器，却好像啞吧一樣的橫躺着；飛梭睡着在失了光采的絲綢上；織花板無精打來地垂下了頭，空握着雙手苦悶地坐在靜止的輪子邊，陪伴着那龐大的生產工具；發默的男女工人，在失神的眼光中，好像在期待着什麼到來。

工場深處，坐着兩個老頭兒，忙碌的在穿扣，那樣黃瘦乾癟的樣子，使人見了，不禁發生一種憐憫之心。那種可憐的樣兒是我生平少見到的。轉到另一角落，偷偷地抓着一個同伴說：「你瞧，夠可憐的老頭兒。」「唔！」她點點頭。原來她也正在回味着這件事。我們已走到了工廠的盡頭，沒有再逗留的必要了，所以就返身出去。有一兩個男工友

焦急地對那位領導我們參觀的先生說：「先生，怎麼啦！他們十一個人已有三天不吃飯了，現在精神已萎靡不振。假如今天再沒有回音，怎麼辦呢？再隔二天，不是要餓死了嗎？」那位職員先生回答的話，我沒有聽清楚，因為我是落在最後的一個。那男工的話，躍進我的耳鼓，使我心跳，回到賬房間，一位工友對那位職員先生熱情的要求，希望我們去看看正在絕食的男工友。（因爲正是在賬房間的隔壁一間）那位職員認爲我們已經知道，可不必進去了。幾位女工友亮晶晶濕潤潤的眼睛注視着我們。我們呢，沒有得到先生的許可，當然不能貿然進去，所以只好請他們代爲致意問安。至此就謝辭出來了。我帶着莫名的悲哀和難受走出了廠門。

歸途中我祈望××綢廠勞資雙方能窮本追源，一齊向眞眞禍首算賬去。

根據我們在廠內所見聞到的，資方是這般的熱心奔走策劃出品的銷路，勞方是這般的忍耐鎮靜嚴守秩序，可以看出雙方合作的誠意，必定不難找到一條互諒的途徑。同時社會上一般人士，也應該看作是抗戰中的一個問題，不應袖手旁觀，各自量力幫助，使這一糾紛早日了結。

我還希望××廠老闆趕快設法把廠遷往內地，這樣營業，必能遠大發展，同時民族經濟更是補益不少。這個一勞永逸的辦法，不知××廠老闆以爲然否？

中共開展婦女工作的決定

爲了開展全國各地的婦女工作，中共中央曾有如下的決定：

（一）用各種方法，解釋婦女大眾在抗戰建國及將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堅決消滅黨的一切組織與黨員中對於婦女及婦女運動所存在的那種陳舊的，庸俗的，及中世紀的態度的各種殘餘，純正一切對於婦女工作的輕視忽視，與消極的態度。

（二）立刻建立與健全各級黨的委員會下的婦女部與婦女運動委員會。認真的經常檢查與幫助其工作，使之成爲各級黨的委員會內最重要的工作部門之一。其中的工作人員，不應經常調動，以造成眞正熟悉婦女運動的幹部，使婦女運動的經驗能夠不斷的積蓄起來。

（三）動員全黨女幹部與女黨員，起來擔任婦女工作，鼓勵她們，使她們對於婦女工作發生興趣，相信婦女自己的力量，幫助她們切實解決工作中的困難，並用同志的態度，耐心的糾正她們的弱點，與可能發生的錯誤。

（四）注意於女黨員的吸收及女幹部的培養。
（五）很好的根據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關於「三八婦女節」及一般婦女工作的指示，準備將要來的「三八節」工作及切實開展一般的婦女工作。



「我雖然知道你底見解錯誤，但我不能以我底地位強制你底行動。對麼？」表哥說。車快要駛到我住的地方。

「你還有要責備我的話麼？」我說。

「我怎樣可以責備你！如果你底媽在這裏，我可以請她說服你，也許那時候你會以爲我底話對。是嗎？」

「那不一定。你還有話說嗎？」我說。

「沒有。我現在只跟你說最後的一句話，我願意再給你幾天考慮的時候，在這時期中，我可以犧牲我底公事等待你，你以爲怎麼樣？」他說。

「沒有必要。我現在要向你說一件事，希望你不要生氣。我知道你這次看我的來意，我也知道你關心我，並且對於我的打算。我告訴你，當我十二歲的時候，我媽就向我說過，她不包辦我婚姻的事，並且這不是她對我的責任。可是我知道你要把我領到北平去嫁給你一個行裏的行員，對不對？」

「不對，這是你的胡思亂想。」表哥說。他底模樣很坦白，這使我對他感覺一種特殊的驚佩。我從他這種態度上研究出這麼一件事：就是他是時常用這樣坦白的態度做了許多跟這種態度完全不相稱

的事體。

「我胡思亂想，你要我找證據麼？」我說。

他吸了一支煙，把洋火棒扔到車窗外，然後向車夫說：

「開慢一點，當心闖禍！」他把眉毛繃得挺起來，彷彿在想着許多別的嚴重的事情。

「你不承認我剛才說的嗎？」

「笑話。既然那樣，我爲什麼不明白地向你說，那我可不是騙你！」

「那麼就是姨母騙我。」

「什麼意思。」他驚異地問我。

「姨母來信說你有一個好朋友，姓李，三十二歲……，沒有結婚，要你幫助，沒這事嗎？」

他沒有說話，臉上現出出乎意外的驚恐。那種不安的驚恐簡直使我害怕。

「唔，是，不錯。就這樣我對你也沒有壞的意思呀，所以你還是不要胡思亂想。」

「自然我是很相信你，因爲這樣，所以我不必要再考慮。考慮是因爲對一個人的不相信。」我說。

汽車駛到了我底門口。大門緊閉着，也跟許多

人家底一樣。月亮用它水銀的顏色，把對面道旁樹木底輪廓搬到門牆上。隔壁的門欄內響出一聲狗吠，這種狗吠的聲響好像要揭破人們底虛偽的心。在這時候如果不是有一顆赤了底心，人們都是都不想說話的，我們都沉默着。直等到我要走入大門的時候，表哥說：

「也許我這幾天再來看你，也許不來了。如果你需要我的話，給我寫信。」

他走了，他上車的時候，向我彎了腰，用顫抖的手除下了帽子。

第三章

意外的生活底轉折，也正像意外的天氣，它可以使人因興奮而努力呼叫，也可以使人感覺疲乏；有時也會使人傳染疾病，如若失了自己底主宰。不知道爲什麼我又重新來到那樣一個城市裏，那曾經被我詛咒，厭恨，而逃避了的那城市；是那樣一個除開有着某一點，只給人們在心理上感覺一點新的意義以外，什麼都是古舊的古城，南京。



我們要好好活下去

上海女青年會女
工教員集體創作

玲：（興奮的）美姊！我也跟你去，幫你們做旗子，你們要我嗎？

美：歡迎！歡迎！我們要做二千面小旗，專爲我們一個廠裏的小姊妹用的，正怕趕不及呢！但是你家裏……

玲：不要緊，誰知道他們什麼時候回來呢！有時他們都整夜不回來，反正我們是不鎖門的。（整理一下掉上的東西，把油燈擰小一點與美同下）

（台上一片靜寂，光線暗淡）

父：（跌跌撞撞進來，捧腹呻吟不已）哼！哼！玲寶（更高聲）玲寶，難道還沒有下工……

……哼……（摸索到牀邊躺下，發一下呻吟）玲寶娘！哎呀！你們來一個人呀！……我肚子……痛，我口……渴……哎呀……要死了……這是作的什麼……孽呀！前世不修好，抽上了這個短

命的鴉片。唉，唉！……今天可受了這……這……黑飯的害……

啦。（撫腹呻吟）（外面一片吵架聲，母與根邊吵邊上）

母：（其勢洶洶）我知道你就看上了唱紹興戲的那只小妖精，目不轉睛的看著她，你這沒有良心的傢伙！我……

根：（摟着母肩，好笑。）哎喲，得了，得了，我的大妖精，我這不是陪着你回來了嗎？……（兩人走到台中心）

父：（呻吟着）玲寶娘，你回來啦！（欲嘔不得）

母：（置若罔聞，掙開根的臂膀，指着他的臉。）你們眉來眼去的，我都看見了，我看你還敢同她來往？我豁出這條命，跟你拚！

父：嘔……嘔……（欲嘔不得一面呻吟）我求求你們，別這樣吵啦！

唉！玲寶娘！倒杯茶我喝喝吧！

母：（轉向父）什麼事呀！黑飯吃足了，到家裏來哼哼的裝死腔！（找杯子倒茶，一面擰亮油燈）

父：哼……哼！玲寶娘，這回不行了……（嗚咽）我……要……死……了！

母：你要死？要死多少回也沒死呀！這是茶（恨恨的把茶杯放在他伸着的手裏。）整天拿死來嚇唬人！

根：（立在旁邊，似有所思，忽趨父旁，急促的說。）喂！老槍，剛才說的事，就這樣定奪嗎？

父：嗯……什麼事？

根：不要裝癡作呆了，我已同虹口那邊說好了。玲寶，我今夜就要領去的！（母在旁發呆。）

父：（臨死的迴光返照，變得很興奮很堅決的，以手支身半坐起來）

不，不成，她是我親生的女兒，我這一世做了多少的糊塗事，都爲了要過這斷命的煙癮。我吸這鴉片，都是因爲跟你這個壞蛋交了朋友，你千方百計的引誘我，害我吸上了癮，那知你（以手指

根）就勾引我的老婆，一天到晚的蕩在外面……好好的一家人，斷送在你一個人手裏……

唉！狠心的東西！你害我還不夠，再要騙我把女兒……賣給……他們……我和你前世結了什麼怨，要這樣害我？……唉！只怪我自己當初瞎了眼睛，結交了你這樣一個人面獸心的朋友……

假如來世仍投人胎，……一定要把你們這些……害人的壞蛋一個個殺個精光！（氣絕而死）

母：（撫屍痛哭）玲寶爸！你死了叫我怎樣過日子呀！……

根：（惡狠狠地拉住母）怎樣？老

槍還欠我六十三元錢（伸開一隻手），快拿來還我！

母：（哭）我那裏來的錢呀！天呀！

逼死我也沒有呀！

根：那末把你女兒交出來，老實告訴你，我那里來這許多錢，錢已經用了，就要拿人去交代呵！玲寶呢？（作尋找狀。）

母：（抑止哭聲）這個小鬼頭不知跑到那裏去了？（陪笑臉）求你先寬容幾天，讓我和她好好的商量商量再說。

根：不行，不行，現在就要人，你把地藏到那裏去了？你給我立刻交出來！不然，你先跟我去做抵押。（拉母領，母掙扎。）

（外面人聲嘈雜，有喊聲：「看遊行大隊到了！」）

（玲與美手持小旗上）

玲：我想大隊或許會停在我們門前演講宣傳的，我來燒好些水給大家喝！（見母與根相持不下）媽媽，做什麼呀！

母：（趨前，神思慌亂地。）玲寶，快走，快走，……你爸死在床上

，……叫我怎樣才好？……這個黑心人，要拉我去做抵押。……可憐我……（因過度刺激，暈倒在地。）

根：（看見玲，急撲前。）玲姑娘，來得正好，你父親已經把你許了人，同我到虹口去！

玲：（急閃開指根怒斥。）你這無恥的壞蛋，害死了多少清白的女工！現在又要騙我到虹口去，我可不上你的當！

美：（到門口大叫。）大家快來呀，這裏捉到了一個拐騙女人的壞蛋！（四五工人打扮的人擁上）

根：（見衆人抱頭欲逃，玲乃跑過來拉住他的衣服。）

工人甲：是那一個？

玲：（指着根）他就是。（衆人上來捉住他。）

根：（嚇得目瞪口呆。）我，不是我……我……

玲：你，不是你？你引誘我父親去吃鴉片，勾引我的母親，現在父親死了，你又逼着我母親要錢，要

拉她到虹口去作抵押，嚇得她暈倒在地，現在又要逼着我到虹口去。你的心，真比毒藥還毒！

美：（上前指根）這次你可破了案，我們廠里的小姊妹，不知有多少受了你的害，你，你這該殺的壞蛋！

根：我，我不是……

美：朋友們，我們要怎樣處置這爲虎作倀的壞蛋？

工人甲：把他交給市民大會來公審槍斃！

衆人：好的，公審槍斃！

根：（全身發抖，面無人色）老爺，

發……發點慈悲，……饒……饒我這狗命吧！

（衆人蜂擁着根下，嘴裏喊：「槍斃通敵的漢奸！」）

幕落——全劇完——

如有人排演本劇，務必先期通知上海婦女社及本劇作者。

我們這一羣

舒電

——送給將畢業的同學——

我們這一羣，在大時代的波濤中，幸運地——

追求着真理與智識，過着神聖的團體生活。

我們這一羣，被大時代的號聲，把我們喊醒，

猛可地——

意識到青年急切的任務，熱血，在心底奔流，

狂喜地——

負起了我們的責任，工作，已把我們團結成鐵一樣的

堅牢。

但是，我們這一羣，

終於——

充滿了滿腔的傷感，

留戀地——

離開那熱流的母校，

離開患難與共的伙伴，

各向着不同的前程奔騰，

內心，充滿了異樣的

留戀，

難堪，

彷徨，

……

阿鳳小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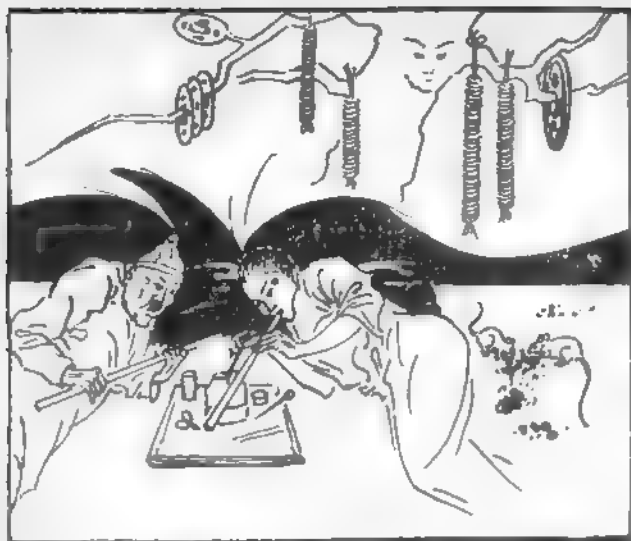
龍華作畫
逸雲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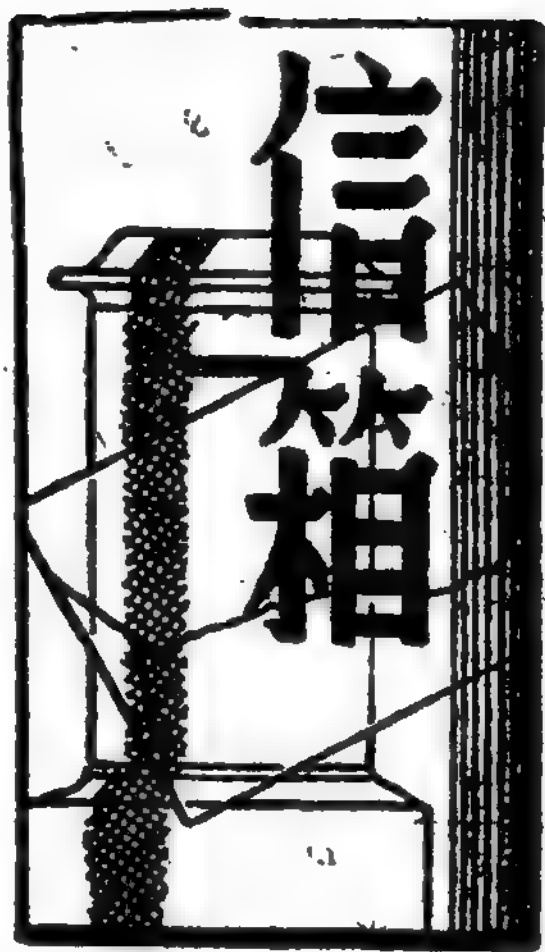
阿六姐是上海有名的一白相人，瘦瘦的，她開過審子，鹹肉莊。年輕時，也曾迷感過不少男人，當過一個富商的第五房小老婆。如今，她年老色衰，已不能再騙取男人的金錢。但一向吃慣用慣，而且個慾很大，老頭子送給她一點現款衣飾，都已用盡當光。於是只好走她的舊路，買幾個年青女子，叫

她們去跳舞，把她們青春少來的金錢，供她一個人的揮霍。

有一天，阿六姐在馬路上無意中遇到了阿鳳。她看她長的面目秀麗，大可做她的肥婆工具。於是用花言巧語，把阿鳳誘到自已家裏，花了一點本錢叫阿鳳進舞廳學校去學習了幾個星期，又為她置

備了幾套時新的衣服，要她到大華舞廳去充當舞女。阿鳳本來是個無識的女子，在流亡中得到了阿六姐的收養，而且還給她做新衣服，燙髮燙頭，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心裏很快活，絕想不到從此會墮入了人間苦痛的深淵！





究竟誰是豬羅

公館趙秀蘭
大姐

編輯先生！

我實在是氣不過了！在我底氣實在沒有出處的時候，我祇有在晚上將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服侍睡了以後，再來拿起這枝筆寫點東西，寄到貴社來，像出氣似的。

第一，我要預先申明的，我是江北人，我也讀過書，不過讀的民衆識字班罷了！

前年，聽說上海打仗了，但是我們仍舊不聞不問的。心想：祇要不到我們家裏來就是了。牛，仍是我們的牛，豬，也仍是我們的豬；打仗，他打他們的，關我們屁事。

現在想起知道這是不對的！曾記得媽與爸那時對我說：「你與姨媽快走！我們年紀比較老，而且最重要的是家，一起都跑了出去，家裏的東西全沒有了，那也是不能過活的；要是那樣，倒不如死了的好！」

我不肯走，因為我向來沒有跟媽離開過一天。媽與爸都很歡喜我，因為祇有我一個女兒。我不願走，我說：「要死死在一起好了！」

媽說：「你這孩子，這樣不聽我的話。同姨媽到那邊去一兩個月，就可以回來的。如果風聲不緊

的話，隨時叫你爸去接你好了！」

這時我沒有話可說，因為我最怕我的爸，媽又發怒，憂愁，我就不得不同我底姨媽到泰州去了。

姨母，她是從上海回來的，因為姨父在上海×旅社里做茶房。境況還算好。姨母回泰州時，先到我們這兒來。

我與姨母到了泰州，日子過得很好，沒有什麼難題。姨丈的爸媽待我都很好。上下來往的熟人，也說我的爸媽在家很好。並且有一次，媽比人帶了一雙棉鞋給我，我也很快樂的在姨母家過着。

不多日，一個不幸的消息傳到我底耳鼓來了，我底爸給×人打死了！而且死得很慘。說是×兵向他耍花姑娘，爸說：「沒有，」×兵就強迫着爸同他去尋。找來找找不到，於是×兵發火了，就將爸推在河里。爸就向上爬，爬到上半身出水，下半身仍在水里的時候，給×兵「砰」的一槍打死了。啊！我寫到這里，真不能再寫下去了！我底爸呀！我底親愛的爸呀！你！你就該死在水邊上嗎？

這時，只有我底祖父同我底媽在家了。媽是每天躲在豬圈的下面的。她將豬圈下面挖了一個洞，

添上糞了一坩，枋上再鋪灰，豬屎，牛屎等。這樣每天早上進去，帶點吃的呷的東西，到晚上十二點鐘後，她才敢出來。

祖父得到了爸的不幸的消息。急得什麼似的，就沒命的將豬圈灰推開，拿開了板，將爸的死告訴了媽。可憐的媽，從早晨悶到下午四時光景，什麼東西都沒有吃，悶在那不透氣的地洞里，已經是頭暈目眩了，再聽到這樣的一個悲痛的消息，馬上從洞里跳出來，直向陸大媽家跑去。因為爸就死在陸大媽家後門口的河邊上。

等到祖父追到陸大媽家門口，媽已將爸拖上岸來！她在爸的身邊，拚命的哭着。那知不久之間，幾個×兵來了，祖父向他們行禮，但他們不理會，總是望着媽。老實說，我的媽並不漂亮，是個四十多歲的鄉間女人，再加上灰頭烏臉，哭天呼地，真是難看得了不得。可是內中一個，拉着我的媽，到陸大媽家去了。祖父跪在那兒，抖得立不起來。後來總算用了全副力氣，站了起來，逃回到了自己的家裏。第二天，又到陸大媽家去問媽的下落。陸大媽只說不知道。後來走到陸大媽家的後門口，看見碼頭上一雙媽的鞋子。這時才恍然大悟，知道

她是自尋短見了！祖父束手無策，就拿了一個小籐包，和一柄傘，一支手杖，就到姨母家來了。

他是起早動身的，共走了兩天，在北塔河的一個小草房里借住了一宿。後來祖父就將這事告訴了我。在未會開口之先，祖父就哭了。我知道事情不妙。

「啊！……啊！真……真的嗎？……我的爹媽都死了！……」我呆着半天，哭也哭不出來。我心裏真是太悲痛了！

昨晚寫到上面就終止了。因為我底淚水阻住了我底視線，我是不能再寫下去了。就這樣和衣而睡，於哭泣中入了夢鄉。

我自從得到了這不幸的消息以後，我老是想輕生尋死，追隨我底爸媽一同去。不過承姨媽的情待我不錯，她說：「我沒有女兒，你如不嫌窮，就在我這兒，永遠的在我這兒，做我底女兒好嗎？我沒有生過兒女，你姨父又很歡喜你，等平定一點，我帶你到上海去。」

在去年的四月間，得到了姨父的信息，說：「如能來申，請隨時起程。」於是姨母就帶了我到上海來。

上海的生活程度是這般的高，姨丈每月所入，很難養活我們。因此，我便由姨丈的介紹，到這所大樓房里來做侍女了。

他們和她們都叫我「都脚」（大姐）。在初來的幾天，我很難過，可以說每晚都是於哭泣中睡去的。後來就漸漸的好多了。因為我告訴他們，我並不是一個做侍女的出身，爲了戰事，使得我不得不如此。

從此他們也很憐憫我，同情我的遭遇。

同時，又因為我認得幾個字，每天到學校去領了小妹妹回來，就教她寫字，教她算術，所以太太很歡喜我。

不過那位大小姐，她總是一動就要罵我「江北豬羅」。她們說的一口上海話，我有時聽不懂呆住了，就要招她們這樣的辱罵。大小姐罵得最多。因為她一說要出去，洗臉沒有熱水，那就要罵我了。

晚上出去，說是跳舞去了。有時候，有許多朋友來，她們開了外國唱片，就跳了。

在他們視爲有趣，照我看來，抱個男人在手裏轉來轉去，真難看死了。

她每天出去以後回來，總得在深更半夜要我等門。第二天又要我六點鐘起來服侍三小姐，四小姐，小少爺，小妹妹到學校去。而大小姐呢，要睡到十二點鐘才起來。我呢，唉！是多麼的疲乏啊！仍舊要一樣的做事，唉，同是一樣的肉體，同是一樣的人，我不過窮點罷啦！唉！是多麼的不平等啊！

唉！編輯先生！我難道不是中國人嗎？我難道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嗎？所不同的，不過我是沒有父母的罷啦。可是，我雖是沒有父母，我是靠我的勞力來換飯吃的，我是出盡了我底血汗換得了金錢來買點土布做衣服穿的。我這樣的一個人是「豬羅」嗎？要說我是祇吃不做依賴他人吧，事實上並不如此；要說我是不懂國事吧，我也知道愛我底國家，而且並不是口頭上的，事實上，我全是用我的貨。記得在農曆年的時候，我多得了幾文，我也捐

了一塊錢，給三小姐帶到她學校里去交給政府的。她回來後，給了我一個證章，她們叫我掛在身上，但是我不願意，掛了豈不是有意給人家看見我捐了一塊錢嗎？那未免有點虛榮心吧？

照這樣看來，我是愛國家的，不過我的能力上祇能這樣而已。

有上面的事實，我絕對的可以說，我不是「豬羅」。所謂豬羅者，是一班寄生蟲，專用舶來品，而且醉生夢死的人。她們祇知道跳舞，看電影，吃大菜，燙頭髮，塗冠丹，什麼事不能做，祇能消費，不能生產，是家庭的寄生蟲，國家的蛀蟲，這樣的人，不是豬羅，又有誰是豬羅呢？

再說到江北的婦女，她們是同男人一樣的到田里去工作，一樣的到水車上去打水，一樣的用中國貨，我可以說也決不是「江北豬羅」。

寫到這里，我的什麼氣都沒有了。我祇有這樣的一個希望：就是上海的婦女是中國婦女的文化先進者，要做一個好的榜樣來領導全中國的婦女們，爲國家，爲社會，做一翻轟轟烈烈的事業。不但打破中國婦女的新紀元，而且要打破國際婦女的新紀元。好吧，願上海的婦女快努力呀！

不幸的肖梅謹上。

最後，我真快活，我向小少爺要稿紙，他允許了；所以我得寫份稿子到貴社來，我想你們一定爲我很快樂的。



中日青年在暴風雨中

The Chinese student and the world

寶琛譯

一 燕京大學在北平

燕京大學能始終在惡勢力籠罩下的北平故土上掙扎，而且還訓練出了大批有助於國家的人才來，這未嘗不是美國人士的同情和經濟援助的功績。在過去一年半中，學生們在處境被壓迫的空氣下偷生着，雖然時常蒙着莫須有的共產黨嫌疑或抗戰行為的罪名而遭逮捕，拘押等虐待，但渴望着祖國未來自由的學生們，却仍毫不胆怯地生活着。

一九三七年，北平成為淪陷區以後，僅能維持原狀，勉強開學的學校，除燕京大學外，祇有天主教主辦的輔仁大學。其他如北平大學，北京師大，北洋工學院，都遷到山西，聯合開了一所西北聯合大學。國立北京，清華，和天津的南開，到昆明合辦了一所西南聯合大學。

在過去一年半中，燕京曾數度接到「北京政府」的警告或命令，強逼學校當局改換課程，或令學生參加各種慶祝活動，幸虧善於外交的校長葛雷登博士和其他的負責人，婉言拒絕了，終沒有發生什麼問題。

日本憲兵或中國偽警，時常藉口共產黨或抗日份子的罪名，前往逮捕學生。其中有一位學生，被

日本憲兵捕去了十天，後來總算釋放了。把他幽在 Wan Shou Shan 附近的司令部裏。另有一位學生，被捕去了一個月，他很勇敢地忍受了一切的酷刑，却沒有從他的口供中找出一點錯處來。

第三個學生，當他準備回家到城裏的途中，被化裝為難民的日本間諜拘捕去了。同時他家中的大姊和弟弟（也在燕京讀書）也被監視起來了。兩星期後，該學生纔被釋放，家中人纔得恢復自由。學校當局，現在正設法營救另一位在醫院中治病，而被日憲兵逮捕去的學生。

據學校當局聲明，上述四位同學，平日從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他們這種無故捕人的行為，無非故意擾亂學校治安，想藉此可使學校當局有所畏懼，而改變態度罷了。

二 流亡學生在昆明

密司羅斯脫令 (Miss Lett) 是世界基督教學生聯合會的幹事。她目前正在參觀中國各大學，下面一段流亡學生生活，是她在昆明所見到的：

「當我經過法屬海防時，第一件觸到我眼簾的事，便是「旅行」中的流亡學生。他們由桂林起程到昆明去。他們本來是武昌中央基督教大學的學生，

獨自武昌被空襲後，學校便遷到桂林去了。從那裏他們再向內徙移。這些學生坐的是四等車，與其說是四等車，毋寧說它是構造簡陋的貨車來得更相宜一點。在極狹的車凳上擠了無數的學生，當火車離開海防的時候，他們憑窗大唱其救亡歌曲。根據我的觀察，認為他們是最快樂的一羣，雖然環境並不舒適。Lachy 是靠近熱帶的一個小城，當我們抵達該城時，恰巧下了一場大雨。在這種地方，是沒有去處可供學生們投宿的，所以他們祇好坐在潮濕的圍着人羣的貨物車中打盹。可是第二天，他們又很快樂地唱着玩着，而且很熱烈地討論各種問題，好像昨夜曾在什麼旅館內得到充分的睡眠似的毫不覺得疲倦。中國的學生，處處顯出了忍耐，勇敢，樂觀的精神，就是遇到了意外的困難，他們臉上的表情依然還是那麼幽默而可愛。

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是由南開，清華，北京等大學聯合創辦的，我發現這批學生，都在很艱苦的環境中生活和工作着。有一處宿舍，隔有六間大小適中的臥室，裏面睡了八十四位女生。本來每一間臥室祇能睡兩個人，可是現在却睡了廿四個人。她們的牀，都挨着牆壁排着，是一種登梯形的牀鋪，她們把自己所有的東西，都放在牀上或臉盆內。

走進大學的內部，却找不到電燈和自來水，圖書室和實驗室要開放到半夜纔休息，這樣才能讓大批的學生川流不息地走去閱讀或實驗，晚上讀書的時候，却用火油燈。那裏現在正缺少科學儀器（尤其是顯微鏡）和醫藥用品。

我看見他們組織的學自治會，很能幹地管理着有限的經濟。可是醫藥費的逐漸增加，時常使經濟發生問題。瘧疾在昆明是常年有的，可是金雞納霜又那麼的貴，使學生無力購買。還有其他難題，就是內地生活程度的高漲。

因為學生在這樣困苦的環境中生活讀書，所以他們非常的熱情。從他們的目光中看來，覺得中國各地的封建勢力，正在一天天消滅，而新的活力，却在一天天地滋長着。政府在加緊建設，和教育民衆。雲南執政者已宣佈了改善農民的納稅制度，無論什麼地方，工廠蓬勃地興起，公路和鐵路也在建設中，新的資源已被搜尋而開發了。學生們都加緊工夫讀書，因為要補上先前流亡時的學業，非但自己如此，而且還擔任着民衆教育的職務。他們忙中偷閒地跑到民間去教一般不識字的人讀書寫字，他們還組織戲劇班，和參加各種活動。

三 童子軍的工作

目下中國有三十五萬男女童子軍，正在爲抗戰而奮鬥。中國童子軍聯合會組織了一萬餘人的戰時服務團，到前方去工作。服務團共分一百五十組，每組一百人，他們抱了「服務和犧牲」的決心，在前線的後方，專做救傷和救濟難民的工作。並且更

負了舉發對方間諜的重任。當戰爭爆發的時候，新嘉坡方面曾有十六位愛國青年，組織了戰時服務團，到祖國來參加工作。內有十四位已爲祖國盡了最大任務而犧牲了。

在後方的男女童子軍，擔任難民收容所和醫院的警備職務。重慶童子軍已負起了組織和訓練逃難孤兒的工作。童子軍總部已擬定了三個新計劃：（一）爲充實童子軍的量和質，動員一切年輕人員加入工作；（二）爲擴大和增強內部組織，須使童子軍足跡深入到甘肅，寧夏，青海，新疆，雲南的邊疆；（三）盡量推動店員，書記，職員等加入抗戰工作使抗戰力量增強。

四 日本學生的處境

自從兩國的戰事爆發以後，日本學生的生活程度，受着戰事的影響而提高了。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生，生活提高了百分之廿至卅。很多的學生，不得被迫而找尋職業，來添補他們讀書的費用。學校裏的功課，受到了嚴厲的監視。教授們的思想，稍微帶點兒自由主義的色彩，便有隨時被投入牢獄的可能。學生們的行動，也非常地不自由，他們被禁止與東京市民往來。成千的學生爲了跑咖啡館，走麻雀俱樂部，逛戲院而遭逮捕。這就是所謂日本學生的「精神總動員」。不准學生跑娛樂場的結果，造成了學生們過度工作和時常缺少睡眠的趨勢了。

五 馬來華僑學生援華運動

在馬來的中國學生，最近已組織了馬來中國學

生聯合會。約有會員五千人。他們曾報告他們的工作情形，如義賣國家自由公債，募捐，出中文版學生月刊，還有組織了劇團，到鄉村城市等處去演劇宣傳。

六 世青協會援助難胞

世界青年協會爲援助中國被害青年，在法國Rheims城，召集了第一次援華會議，時間自三月十一至十二日。共計兩天。參加者計有十七國。討論的題目爲：怎樣取得各國的聯繫，來援助中國無辜被炮火所襲傷的青年難民。英國青年和平會議主席 Mr. Raymond Gauntlett 被推爲該會主席。世界學生聯合會代表 Mr. Games Klegman 担任副主席。這會的任務，專門討論怎樣救濟中國非設防區域中遭難的人民，怎樣防止收容所中可怕的疾病的傳染。此外，中國文化機關的被破壞，也是他們討論目標之一，當他們討論中國政府偉大的工作和中國學生團結一致的問題時，他們便感覺到全世界的青年，應該起來共同担負中國青年所遭受到的困難。他們立刻議決了下列各點應做的事：（1）多搜集中國人民的戰時活動和生活，關於學生方面的情形，尤其應該明瞭。（2）徵募經費，給中國各救濟機關。（3）送醫藥用品到中國去。（4）幫助加強中國學生的組織，使他們能從事教育的再建設，援助流亡學生和一般中國人民。

Rheims 會議，奠下了援助中國流亡學生的基礎。由這次大會中產生了常務委員會。這是專爲履行上述四項工作而組織的。委員會準備在不久的將來，把從中國搜集來的情報，公佈在世界學生情報月刊上，俾世界各國青年都能明瞭中國內部真實的情形。希望全世界青年，能給與中國青年以同情而予以物質的援助。



介紹蘇聯新片農夫曲

本月十四日起在滬光大戲院開映

是描寫新社會的婚姻問題的影片

明

最近蘇聯的電影藝術雜誌上，曾登載一篇評論農夫曲的長文，其中有一段是這樣地寫着：

「農夫曲的題材是具體地描寫了人與人間的新關係。這題材揭露了人們對勞動的關係。在這樣場合之下所發生的糾紛，是真實的是寫實的。……」



又有一段說：

「在農夫曲裏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在電影主要的東西上，喜劇的展開才顯得自然而明朗；那便是在這部影片裏表現出了蘇聯集體農民的幸福，富

裕生活的真實情形，並創造了集體農莊知識份子的前進代表的明朗的典型。……」

在這部影片裏，我們看到了只有在像蘇聯那樣的新環境中才能發生的事情。在這部影片裏，我們看到，只有在建設勝利，生活富裕，人與人間以誠實勞動為相互關係的新社會中才能發生的事情。尤其使我們注意的，這部影片告訴了我們，在那樣社會的環境裏，婦女生活和地位是怎樣？婚姻又是怎樣？並且更進一步，在那樣的社會裏，婚姻成為「問題」的原因又在那裏？

在舊社會裏，女子出嫁，一定要有豐厚的妝奩，才被入重視。在舊俄，這種風氣很盛行，例如大戲家奧斯特洛夫斯基所作的悲劇沒有嫁妝的女人（即去年在國泰影院開映的淑女恨）便是一個例子。這部農夫曲原名富新娘，正是和這相反的作品。裏面寫出，在蘇聯的新社會裏，人與人間的關係是以勞動關係來決定的，婚姻問題當然也不出這範圍。所以一個集體農莊的姑娘，因為她勤苦勞動，她的「勞動日」比誰都多，這「勞動日」便成為她的財富。她成為一個「富有」的姑娘，她成為許多男子追求的對象。這樣的情形，在舊社會裏是沒有的，在現在別的國家也是沒有的。

記得在大前年，蘇聯舉行全國集體農莊代表會議，當史太林接見幾個農莊代表談話，問她們怎樣成為集體農莊的時候，其中有一個說，她起初懶於勞動，大家都有不起她，沒有人理睬她。後來她勤奮勞動，她的「勞動日」漸漸多了起來，最後甚至於在村子裏成了收穫最多的一人。於是人們非但尊敬她，並且使她驚奇，竟有許多男子向她求婚。……

這不是說明了人類的新關係，與婚姻的新的媒介嗎？

但是，正因為這個新關係，所以也發生了蘇聯獨特的「婚姻問題」了。那便是：這部影片裏的記賬員柯文果的「挑撥離間」。他因為自己是一個記賬員，不像什麼火犁駕駛員，收割機駕駛員，那樣可以得到政府獎賞的獎章，並且可以到莫斯科去遊歷，可以到海濱去避暑，他幻想着要做一個史塔哈諾夫農婦的「親愛的丈夫」，這樣他可以沾她的光，一到各處去散步，游泳，晒太陽。他認為，這是非常光榮的事！於是他便設法取得女主人公的歡心，從中離間她的愛人。但是免強的愛情是不能存在的，他那不正當的勾當，在蘇聯更是不能存在的，所以他終於失敗了。劇作者用他的自白，來結束這一幕新的喜劇——有情人終成了眷屬。

當男主人公被記賬員離間之後，他輕視女主人公，表示不願意和她結婚。於是她哭了，她的同伴們也悲哀了，憤怒了，決心要為她報復。她們所以要悲哀的理由是：像瑪琳卡（女主人公）這樣出衆的史塔哈諾夫農婦，還有男人不想娶她，那末像她們那樣勞動成績遠遜於她的農婦，還有誰要娶呢？她們由悲哀而轉成憤怒，憤怒那男子不該如此不識好歹，她們為瑪琳卡受欺而抱不平。最後，當她們知道史格拉男主人公是全農莊最好的史塔哈諾夫工人的時候，她們決定和他比個高下，她們要比他做得更多更好，以表明女子並不是軟弱的，以表示為瑪琳卡復仇。以她們集體的力量，在收割的時候，竟勝過了史格拉。

片中有一處表現出在一個深夜，有無數對的青年男女，在農莊的花叢樹林裏談情唱歌，被更夫一個個逐回家去；因為明天要早起上工。這顯示出了集體農莊有意義的生活情形的一角。

農婦們歌唱耕作的情形，充滿歡樂和無限的幸福。她們工餘之暇的跳舞歌唱，也表現着一個新世界的朝氣。

影片的背景是烏克蘭的農村：一望無際的田野，美麗的山河，成堆的穀物，充分表現着富裕快樂的生活。全部喜劇便從這富裕生活中展開，農婦們以勞動為最大的歡欣，雷雨降下之前，她們在暴風中像作戰似的收割穀物，當她們用超人的力量收割完了時候，她們故意讓雷雨澆在自己的身上，她們說：怕雨的穀收刈好了，讓雨來沐浴我們吧！這充分表現出了蘇聯農夫們的

新生活是多麼愉快而幸福！

全片貫串着一支集體農民歌，所以用農夫曲代替了原來的名稱富新娘。這部影片在蘇聯曾獲得了最高的評價，它和彼得大帝，列寧在十月同樣獲得了蘇聯最榮譽的「列寧獎章」。

這部影片將自六月十四日起，在映過女壯士的滬光大戲院開映。愛好蘇聯影片的人士又可以一飽眼福了！

（圖為飾瑪琳卡的女主角拉德尼娜）。

編後語

編者

教師節特輯裏面，季子的在重慶女職中是描寫她一年多教師的生活。中國的學校當局，專喜歡把一個個活潑的青年，訓練成循規蹈矩的「老成人」。那一個學生的思想要是前進一點，或行為活動一點，那就要認為他是不安於分，而極意加以壓迫與摧殘。這種手段，不知葬送了多少天才橫溢，有所作為的青年學子！季子這篇文章赤裸裸的暴露出了這般教育家的罪惡。碧遙的六六述感寫述她十幾年來作教師的感想，雖則消極的氣氛太重，但造成她這種心裏的却是社會的輕視教師，與學校的薄待教師。這問題，值得有心改革中國教育者的深思研討。姜平的對女教師的一點希望，積極的對目下的女教師指示出了應當注意的幾點。她的態度是非常誠懇的，現在任教的或將要任教的姊妹們值得把這篇文章細心閱讀。

究竟誰是豬欄是一位公館裏的大姐寫的。文字當然經編者加以刪潤過。這篇文章的可注意處，不在文句的通順與否，而在她的意識與見解。她知道愛國，她更能以自己的勞力去換取金錢來維持生活。這樣的人，人家偏要輕視她，罵她為豬欄。她心裏感到氣憤，感到不平。然而這樣不平的事實却充塞於現社會中！

此外，蘇北婦女的新姿態，中日青年在暴風雨中，禁煙問題，女教師座談會，以及兩篇影評書評，都是這一期的重要而精采的文章。望讀者不要把牠們忽略過去。



評愛國者（世界名著評介）

賽珍珠近著 哲非，何之，蔣廷等譯

定價壹元

蕾子

凡看過大地的人，一定會知道作者者是怎樣的人，關於她的歷史，在愛國者書後，有篇很詳細的傳記，可以從那裏去參攷。這裏却沒有介紹的必要。現在還是談談這本小說——愛國者的本身吧！

這本小說今年纔出版，而最近已被譯成中文本

了。這是一部現代作品，題材拿中國富貴人家的子弟，參加革命工作為重心。時代的背景：從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浪潮起，至抗戰序幕揭發後止。

地點恰巧是上海，故事的構成依據了書中主人公吳奔範的思想和環境的轉移分成三部。第一部從青年

吳奔範的家庭說起，轉到奔範參加革命工作及事敗被父逐放到日本為止。第二部故事，在日本開展着

，由他平安的生活，轉到和日本婦女談戀愛，甚至做了一個異國婦人的好丈夫。但在甜蜜平靜的異國

情調中，他被中日戰爭的怒潮激動起來了。他覺悟到寄人籬下的悲哀痛苦，遂毅然決然地拋棄了嬌妻

愛子，回到祖國來。第三部是全書總結的一段，作者借了從奔範久離祖國後所見到的新奇見聞中，寫

述出中國奮鬥中的新現像，他在這新鮮的環境中，又跨進了他理想中的革命生活，為未來的新中國打

出路。

從全書的寫作技術上看來，她無疑地是被稱為善寫中國故事的斷輪老手，她熟知中國人的性情習慣，較任何人都透澈。在第一部故事中，作者把祖

孫三代的複雜性情，淵源欲生地描寫着，如祖父的怎樣不合理地管束着孫子們每天請安的舉動；父親嚴肅地祇知約束兒子們畏懼的教育；和母親一味溺愛兒子的種種情形；立刻使我們想起了五代同堂的大家庭來。

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是青年人理想着未來新生活的序幕，作者以奔範的幼稚革命思想，來微微當時社會上一般渴望着自由改革社會的青年。他們的行動，雖然做得有點幼稚可笑，但一片純潔坦白的單純的心，是可敬可愛的。

吳奔範在第二部故事中，他的作風完全改了。他受了環境的薰陶，變成了一個懦弱無用的服從者。這裏作者指示出，一個資產階的青年，想走到革

命之途，是相當困難的，除非他有根深蒂固的意志和清楚的思想。他在日本人的家庭中，他也發現到

日本家庭的專制，並不較中國的舊家庭好些；反之，武士道風和崇拜天皇的觀念却似乎比個像般地執

迷着。在仰人鼻息的木村父子公司中任職的奔範，雖然物質上的生活是相當的舒適，但在日人的目光

中看來，他終究是個支那人，被征服國的人民，是不會被人重視的。作者把奔範的苦悶處境，用生動

細刻的筆法寫出後，使我們看了不禁有一假使我們做了亡國奴，那所遭遇到的將幾百倍不自由於故事中的奔範吧！』的感覺。我們在那裏，又瞭解日本

人對於階級觀念的認真，戀愛不自由毋寧死的精神，還有軍閥們暴戾的行爲，人民被假消息所蒙蔽的可憐情形，使我們想起了目前日本國內的人民來。

筆者認為作者最成功的一段為第二部。當她寫述奔範助人的戀愛過程和木村合家的虛偽敬禮，使

讀者有時悠然神往，有時憤然作色。末段的結構，似乎有點未盡善處，因為作者想把奔範和他的革命

同志恩蘭從新撮合一處，所以便從蔣委員長一封圖共合作的重要文件送到紅區去着手，其實她儘可用

旁的方法使他和恩蘭及婢女牡丹相見，何必定要找那不符事實而且歪曲歷史的插曲呢？至於中國人處

待日本俘虜事，自這次抗戰以來，根本就沒發生過這類不合人道的舉動。裏面還有很多事實太和西行

漫記相似了，譬如恩蘭的發音很和周恩來的名字相同，牡丹嫁給恩蘭後，在長征中生了一個孩子，送給恩

蘭領養等事，又吻合着西行漫記中長征的一段。不知作者是否想使故事歷史化，而把這些真的插曲放

進去？假使她是有意這樣做的，那麼筆者以為至少有點弄巧成拙的樣子。但是，這些小疵，還不足採

殺這本小說的價值，縱然她的作品中有些過火或錯誤的地方，但正似譯者朱聖先生所說的：『……然而

我以為對於一個異邦的作家，似乎不應該苛求得那樣的厲害』。我們正不必過於吹毛求疵。